





文学

55

* 台北的雨·
古晋的蚁

沈庆旺 著

大野出版社



大将出版品第314种

文学
55

台北的雨·古晋的蚁

作者：沈庆旺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副总编辑：刘艺婉

助理编辑：郑美玉

出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 E.,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Blog: blog.yam.com/dajiang

印刷：佳印贸易公司 PERNIAGAAN YAKIN

16 & 33, Jalan Mewah 3/5, Pandan Mewah,

68000 Ampang, Selangor D. E., Malaysia.

第1版第1刷：2008年11月30日

定价：RM 18.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沈庆旺, 1957-

[Taibei de yu • Gujin de yi]

台北的雨·古晋的蚁 / 沈庆旺著

(千秋文学; 55)

ISBN 978-983-3941-44-5

1.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Malaysia. 2. Chinese

literature--Miscellanea. I. Title. II. Series.

895.18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钟怡雯

断裂

沈庆旺去年刚出了第一本散文《蜕变的山林》，书写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快速流失的砂拉越原住民族群，流失语言、生活、习俗，流失那些部落里被视为生命核心的，存在的价值。那么理性冷静的观察，报导文学式的旁观笔调，不太能读出刻意隐藏的叙述者性情。如果没有这本抒情手记，我会以为沈庆旺就是那样了，那么冷眼热心，不动声色。

显然我错了。读完这本散文（我宁愿称它为手记），一时还无法把这个沈庆旺和《蜕变的山林》那个沈庆旺兜在一起。错乱的究竟是我，还是沈庆旺？完全两回事，两种风格。山林跟城市，叙事跟抒情，旁观跟介入，理性跟感性，这些对立的元素，竟然出自同一个人。

我的错乱还来自时间。这本大概写于2001到2003年的手记体应该出现在1980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方盛的台北。大学时代我曾购得台湾作家沈临彬的《方壶渔夫》，流淌一种沉郁情绪的手记体，让刚抵台北的我印象深刻。怎么有人活得这么痛苦这么清醒？怎么有人用这种诗意笔调抒发忧郁的存在？忧郁是存在的证明吗？我在阅读沈庆旺时，不断想起《方壶渔夫》。两者自然是没有师承的，只是那种压得很低很低，濒临情绪临界点的迷惘非常类似。一种对存在的强烈疑惑，对活着和生命的疑惑，或者，也可能跟际遇或命运之类的思索有关。

无数次搬家之后，《方壶渔夫》早已不在书架上，作者亦已停笔，跟书一样失去音讯。那本书如果没记错，应是出版于1980年代末，那时台湾还相信价值，还有理想。这让我想到《蜕变的山林》跟《台北的雨·古晋的蚁》之间，或许不是那么截然对立。或许这样的断裂，就一个创作者而言，是正常的，也是必要

的。从山林到城市的转变毕竟太巨大，也实在太激烈，任何人恐怕都得面临心态的大盘整，何况是创作者，他们是最敏锐的一群。

沈庆旺在2001年来到台北，那是台北颠峰刚过，繁华转浮沫的时代。算一算，沈庆旺该已四十出头，进入中年，照理说，他早该过了质疑生命质疑存在的年龄。那么，书里的躁郁情绪所为何来？质疑又意味着什么？迟到的现代主义对沈庆旺意义何在？

还是回到断裂吧！一个从山城出走的中年灵魂，突然被抛掷到陌生的城市，他熟悉的语言和生活模式彻底被颠覆了，面临“从一个口袋到另一个口袋”的掏空感。隔绝和孤独，一种非沟通的状态横在他和生活之间，唯一的慰藉是咖啡。中年灵魂忽然发现了乡愁，意识到存在，时间变得格外锐利而清楚，乃有了“冬天已经很老，夕阳里有人长满了白发”这种超现实的诗性领悟，“存在是一种搬运的游戏”这种身不由己的透视。

如果不是断裂，他或许会一直在山林里寻

目 录

找存在的价值。陌生的时空释放了他的感性和压抑，让他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又何尝不好？对创作者而言，尝试总是必要的，尝试的际遇却不是常常有，得看缘分和际遇。现实主义的沈庆旺因为断裂而有了现代主义的样子，梦呓式和独白体只能诞生于老是下雨，老是被关在室内喝着苦涩咖啡，老是失眠的岁月。在阳光灿烂婆罗洲，忧郁很难长成得逼视它的模样。在赤道，忧郁比较轻，没有阴郁冬天的缘故。

因此有了另一个沈庆旺。在台北的雨想着古晋的蚁。在台北的雨中爬行的，古晋的蚁。那么格格不入，那么忧郁。

3	序：断裂	钟怡雯
台北		
12	那一夜的雨声	
14	台北的雨	
17	也许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19	烟火、人间	
21	无聊的咖啡下午	
23	没有距离感的空间	
25	一个人生日	
27	诱惑的欲望	
30	我确定我没有睡着	
32	言语、时空	
34	完美的祈望	
36	我们还能怎样呢	
39	Everybody Looking for Something	
41	所以我的头很疼	
43	感觉快乐	
45	I am What I am	
47	最后一个希望	
49	城市口袋	
51	在城市里活着	
53	频牵挂 鬓渐白 渐消瘦	
55	滋味	

57	星期五、黑色
59	午夜里的收音机
61	视觉残留
63	灯影、高处
65	我们很想放肆
67	午夜的灯光
69	寒冷台北
72	寂寞寒夜
74	新年感觉
76	感觉明亮
78	繁忙的寂寞
80	咖啡人生
82	熟悉生活
85	台北呔语
87	台北地铁火车站
89	相约在庙前
91	台北老咖啡馆
93	星光三越广场
95	继续存在
97	等待存在
99	感觉时间
101	必须记忆
103	欲望
105	狮城地铁
107	另类体验
109	恬静
111	生存信念——悼念自毁之友
113	如此而已
115	孤独程式

117	摇摆意识
119	记忆形式
121	倾斜的月
123	时间
古晋	
128	蟑螂
130	存在
132	城市生活
135	咖啡馆
137	无意识的咖啡郁悻
139	习惯于寂寞孤独
141	咖啡恋情
143	享受一杯咖啡
145	膜拜一种文学
147	雨声
149	除了回忆
151	阿嬷的爆米香
153	蚂蚁搬家
155	童年的电影
157	梦话
159	苦瓜
161	有一种泪痕叫伤心
163	？
165	睡眠是一串死寂室人的锁匙
167	是否我必须那样地走得更远更远， 天空才是天空，夜才是夜
169	在你遗忘的时刻
171	雨的变奏

台北

活在思维中

是最自由的



那一夜的雨声

他眼里空无一物，时间随着他的手指来回流浪，灰蒙蒙瞳孔里意象已铭刻在血管。他表情暧昧恍惚，或许用听觉体验世界更甚于用视觉，但我不能忍受他错误的音符拐着脚刺痛我的思维。

这个城市阴暗的角落，他沉默地坐在雨中弹着电子琴，隔着雨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可他白嫩嫩的脸和黝黑的皱纹不停地晃动。时间跟着音乐熏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都已经残留在视网膜，血管混着酒意把时间悬挂在一个诱惑抵达了荒谬。有人坐在时间的点上企图让人的痛苦和快乐用音乐走过岁月的空间。

直到一树的花瓣衰老如生命，时间喧嚣的速度都喝醉了；他借着酒意捕捉了脆弱人性的心律，冲击高低音无意识碰撞的共鸣。失忆、高血压、痛风、糖尿病、荷尔蒙失调像城市地图上的纹身一样一路蜿蜒；这些影像在我脑海

以飘荡音乐形式残缺地联系着空气中的视觉，始终摆脱不了流逝的生命。

午夜残留的言语、灯光、雨声，都被两个灰蒙蒙瞳孔吞没，除了无尽的冷漠视线投入无边无际的黑夜。

那一夜的雨声不过是一些时间被撕碎的声音，乐谱在记忆里重重叠叠触摸结疤的欲望，孤寂比整个城市的夜色更浓更重。

原来时间只能被浪费不能被孕育，原来睡眠不是因为疲倦而是为了醒来，那么所谓的结束其实也不应该是终点，是那一夜的雨声。

台北的雨

一个人走在黄昏寂寞的台北城市，告别萧瑟的晚秋，冰冷的空气弥漫着冬天的气息。

湿冷狼狈的夜，温暖的感觉是昂贵的奢侈品。

南亚在哭泣，恒春在震动；台北的天空正放肆地飘雨。

美丽变恐怖，变色的肢体凝滞在画面上，久久不肯散去。

突然很怀念西雅图咖啡。西雅图的印地安拿铁不加糖加点孤单。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大地重复着悲伤。

我在梦境的交叉口遇见了相似的彼此。

台北的天空放肆地飘起雨，南亚在哭泣；恒春在震动。

雨和台北的塞车关系暧昧和时间却没有直接关系。我徘徊着脚步，在不夜的城市里找不到路的方向。

冬季冷锋飞穿一重一重的寂寞，埋葬了时间。

我在寂寞的台北寂寞地睡觉看书做梦胡思寂寞地逛街寂寞地喝咖啡寂寞地在巷子拐角抽烟，左手抄在裤袋里；灰暗诡秘的时光依然漫长四季一样生老病死，我们拒绝不了冬雨。

世界剧烈变化，性的困惑弥漫开来。

咖啡的价值来自咖啡和煮咖啡的细心专注，和台北的时间没有关系。

台北的天空放肆地飘起雨，南亚在哭泣。

莺歌的陶杯印着三瓣蓝叶子咖啡刚好切齐杯面漂浮一层泡沫奶油夹杂异样的香气穿过冰冷的空气，缓缓入喉的感觉燃烧全身像冬夜里钻进被窝那种昂贵奢侈的感觉。

要多少雨水才能洗涤台北的尘土？寂寞的雨创造整个冬季的海洋，来与去交错而过。

城市的梦境雨一直下，下了一重重寂寞容颜。

冷冷的夜冷冷的雨冷冷的梦湿了你的温柔，我蹒跚着脚步在不夜的城市找不到路的方向。梦中惴惴匆忙赶路，似乎离家越来越远；世界变得太急促，困惑剧烈弥漫开来。

冷冷醒来，似乎已穿过无数的热梦，每一个城市的梦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汗水与床单的粘稠挑逗肉体，我把床铺换掉，却只换掉了自

己。

冬天不过是季节的一个驿站。

雨一直下。

我停下来，站着拥抱着自己的身体，防范
那即将贯透全身的苦痛。

1204

也许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错误

这个城市是忧伤的。

在无名的街上莫名的寂寞缠着脚跟一路牵绊；渴望遇见熟人却害怕挥霍了寂寞的感觉。寂寞感觉任性地遗弃在城市是奢侈的。脆弱的感觉世界诱惑我们必须活下去。人们已带着面具上美容院又不断在自以为是的阴影中下跪，然后祈祷呐喊然后给世人一点点关怀。

如果有一罐啤酒生活也许会在瞬间闪光。

这块忧伤的土地酒精也沾染了哀愁。美丽的文字总是情感的慢性毒品让人不知不觉陷入其中最终变成完美的罹难者。

也许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长方形的房间落地窗像一幅浑浊的屏幕，玻璃外那层污渍隔绝真实的白天和黑夜。窗外两条交错的高架公路有个螺旋的弯折；闲来无聊呆看车流闪烁看久了也累；也许不看更累。该用怎样的形式怎样的言语去建构自己剩下的存在时空？扎根在现实的生命回向内心世界窄

小幽秘的思维何以轻易被偏移？往后我们的存在又能残留什么形式的时间？

一切实质的存在都是虚无。也许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音乐仍绕着城市飘旋。

在繁忙的生活里让人等待家乡讯息的存在时间是如何的无聊。孤单的感觉总给月台上的游子将寂寞发酵。

音乐仍绕着城市飘旋。有些音乐让人容易忧伤，这忧伤是隔世的，让人绝望让人不敢回望邂逅的存在。一张张渴望见到又不愿相见的面孔在那层污渍隔绝真实落地窗外车流黄白闪烁不定的灯光中蠢蠢欲动。

路旁的人流似曾相识。夜晚的呐喊只留下梦境。

也许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505

烟火、人间

永恒的孤寂轻薄地托起窗外的灯火，现在和未来在时空与时空之间穿梭来去。

我必须离开这斗室，从窗口或门口出去，我不想追究。

我浮沉在浑浊的都市，没有时间截断厌倦和疲惫和流浪的魂魄。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种拥有过又抛弃过的病态占据心中压抑的角落；黑色把这都市的丑陋都包容起来，街道随风扬起垃圾，橱窗在灯火深处静谧的空间里探索与发现孤寂不是来自空荡，只是迂回在生活的世界和旁观生活的世界。

一种令人没有戒心的冷漠是一个宇宙，无处依附的心跳让整个城市沉睡在心跳中；高楼顶上那盏以睡眠节奏闪烁的红灯呼应着心跳，一颗颗心的跳动震荡整个房间，我在红灯底下发现海洋和夜的语汇。

我不能习惯这个城市。

不能习惯这塞车的城市、不能习惯这空气

污染的城市、不能习惯这喧嚣的城市、不能习惯这个被习惯蒙蔽了的城市、不能习惯所有的习惯与不习惯。

我在旁观生活的世界默默阅读这个城市的时候确定了自己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从窗口飞出城市的新记忆，背着生活播种时间却找不到回家的路。时间原本是被用来浪费生活的，可是在时间的世界里时间根本不存在。

105

无 聊 的 咖 啡 下 午

我循着咖啡香味的方向走过去，那里有为咖啡着迷的人群。走入弥漫着咖啡香味的人群，你问我要一杯咖啡吗？

这咖啡如果是香醇的，只要一杯，我将醉倒在你的怀里。

午后的咖啡馆人群在演出。左边两个女人喝着饮料说着自己的男人，间中夹带笑声轻轻，而后沉默许久许久。没有人开口，只是低着头、转着杯子，偶尔翻动小巧手机。她们各自在想着什么？是否在计量着她们的男人为什么不能给她们什么的？为什么自己会选择了他托付终生？

右边几个女生在谈论星座。巨蟹座是最顾家的男人、处女座最龟毛……

她们在谈论中决定自己的男人。可是她们不懂得生命。

我面对的是一张没有什么美感却很历史的硬邦邦的桌子。

我拿起调羹搅拌着咖啡。对着它说话；这话是昨天说过的。然后端起杯吮了一口。

没有人会算计喝咖啡的时间，也没有人会算计举起咖啡杯到双唇要花费多少时间。我在无聊的时候喝着咖啡会稍微回忆一下我的手举了起来要花费多少时间咖啡的温度才不会烫伤嘴唇。诸如此类被我们忽略了生理的和心理的时间还包括许多无法挣脱的思维时间。

我发现和我面对的咖啡杯子一面凹凸不平的白瓷体上映着背后的影子经不起时间的煎熬消失得很快。也许他没有算计举手的时间把嘴唇烫起水泡的几秒钟的时间里，咖啡味道的感觉一下子凝固下来已成为他永恒的记忆。所以他必须消失。

我把腿伸直是要使弯曲的背舒放开来。躬曲了背是为了喝咖啡却很累人。我把身子伸直的时候除了意识思考基本上心态是麻木的。我听见的、看见的外头的车水马龙和人潮喧闹和我的内心寂寞无异。在这样的寂寞里我感觉有一种安全感。寂寞使得城市的空间越缩越小，而我在一个极小的点上活着。不言不语活着的人是那么塑像。

在城市里生活，咖啡和静默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1003

没有距离感的空间

在街道上看行人窥视他们的思维，看看他们衣服的品牌，看看他们的口袋装着什么；穿越电脑去万维网看看活在字面上的行人，去面对一堆堆被丢弃了的生活。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消耗那么多精力制作和自己过不去的世界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周而复始的线路穿梭在十来寸方框里，许多个人的举动都在狭窄拥挤的空间里变形，意识里的东西都被蠕动着；都是错综线路惹的祸；封闭的空间让我们放肆一贯保持拘谨的生命变成永远消化不了的缺陷。

上班曾经是件多么遥远的事，所谓满意的工作为什么要所有的人都认同；可爱的老板都不能轻易发现你的疲惫，虚弱和被动真的可以把人变成废物。这个大世界没有我们容身之地；一颗尘埃要么就落定一个死角要么就散漫翱翔。

从沙发到电视变成撑着肘面对电脑，人与

人缩短思维意识之间的距离却空旷了一种人们所需要的叫做实质灵欲缱绻的满足。

到处都没有距离感的空间，无论意识在哪里都与我们无关。越来越频繁的欲望世界距离越来越短。

我带着笔记型电脑坐在某一处咖啡馆里一个人看一出电影是多么逍遥的事，窗外走过的行人消失了非现实感的空旷飘渺意境。孤独开始忘我，一切视线所及都是虚无中的真实人生，却也永远摸触不到。

我们的整个生命都不够这一生花费。

人们手掌里的三条纹路、手指间的螺形纹本来生长着因为上班而进行的一种慢性污秽的折磨；几乎沉溺欲海的意识却又压抑着无聊的自我冲动，细细涤炼，让人们可以用回忆的途径活在字面上。

人们是否应该把工作和感情和生活和意识和欲念和思维错开才可能有清晰的人生？

803

一个人生日

喧闹浮躁的城市夜仍然如期而来。仍然心感悲凉，仍然找不到一个意义上真正的朋友。

夜深，寂静的办公室只剩一个人，感觉外面世界夜色浓重，奔驰而过的车声并不因为夜的来临而停止运转；此刻唯一伤感的还是孤独。

我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且活得好累。

这世纪的悲哀有太多的人都说活得太累也必须活下去。生命中的伤痛，只能在创伤之后才能治疗。美国国庆，我在台北一个人庆祝生日。

无数次从恶梦中惊醒的夜，望着空白的四壁感觉外面深沉的夜，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脆弱，如沧海里的一只变形虫，随时被吞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

城市的睡眠似乎从来没有进入真正的梦境。我看到人们的脸和眼有做梦的错觉。这些

人虽然只是狭路相逢，神经却喋喋不休地让人几乎疯狂。

这个动荡的世界装载太多希望，像一座漂亮的冰雕，最终幻化成一滩水的终结。

情感的逻辑纠缠在无聊的生活里；我清楚看到污水里的彩虹、天空只有污染的灰云、白领的光鲜照亮四季的日光灯、三房一厅需要省吃俭用自我禁欲三十年、车子跑进幻想、废气的味道永远随着呼吸、一百零八式做爱在中产阶级男女的身体里、古典向西方学习高潮、城市和乡村尝试隐姓埋名。噢，要怎样活得乱七八糟的滋味才算有目标？朦朦胧胧的未来分割给不同的物事不同的场景，以及场景中不同思维的人。

其实，我发现也许我错了，空白的眼神会有怎样的黑洞？城市里超现实的性、暴力、幻觉，才是我们最终的黑洞。

城市空了，夜里的拐角空了，十字路口空了，马路空了，高架桥底下空了，鬼魂的模样怎么还是人的模样？你必须相信我和我的城市世界平衡在时间的点上摇摇摆摆。

诱惑的欲望

有些音乐容易让人忧伤。

这忧伤是隔世的。仿佛再也看不见那一张张渴望见到又不愿相见的面孔。情爱让人绝望让人不敢回望邂逅的路。所有不可捉摸的表情有夜色黄白闪烁不定的灯光蠢蠢欲动。

路旁的人流一撮撮似曾相识。

远远我们感觉到顶楼的轰鸣。

一座商场顶楼噪动着那样一种人群。很多很多人仅仅只为感受那种气氛而来；那种城市中心罕见的自由激动。

而我们带着治疗痛苦的感觉来到这里。

那摇滚乐是一堵墙，一下子把我们的生活隔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坐在跳跃的人群前感觉没有必要跳动，我们只看跳得犹如嗑了药的人。我们只感觉这节奏在挑动欲望，心也在跳跃，我们感觉脚步没有必要离开地面，我们已经离开地面十二楼高空假装坚持着甩掉忧伤创造一份崭新的悲凉。

金黄头发的女孩在台上摆布着迷乱，郁醉的眼神摇摆穿越台下的人群。我们企图确定爱情存在与否的无聊其实是一次荒谬的聆听。然而，那堵摇滚的墙把我们隔离在座椅上，没有绮思没有欲望的座椅上。四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环绕的摇滚乐制造了恍惚城市；像一次无意识的出走，心里想要的方向绝对不是那个我们欲望的方向。只有这样的时刻，简单的自由短暂的自由爱情才会远离，才能让我们感觉不很伤悲。

我们看到女孩子吃辣椒的愤怒，没有爱人的女生，在这堵正在愤怒的摇滚之墙，没有男人没有夜晚。我们在高空决定把所有的爱一次给完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发现，究竟有多少爱我们也不清楚。

高空沉稳的震动也许是一堵让人怀孕忧伤动感的墙，没有窗口没有天空。爱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怀疑到极致。

彻夜，我们穿越大半个城市，为了寻找摇滚乐堵住耳朵那股寂寞堵住心头那股流泻的情感，不让它泄露我们欲望的孤独。那堵墙，一下子把我们的生存隔离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句点没有序言没有牵绊，因为没有人不在乎我们的存在。

这样的夜晚总是容易逃避现实，我们被

爱的错觉爱的形式欺骗，每个人都在演出骗局的戏。这摇滚乐也是，只有在进行式让我们释放了所有的执迷不悔，没有未来；我们迫不得已必须沉默。我们始终相信爱是受到诱惑的欲望。

我们的自由还在空中飘浮。

703

我确定我没有睡着

你在我的面前挥一挥手，眼泪是烫的。

所有的告别，总是突如其来的让人感到无所适存的空间提早忧郁。

因为时空转变的速度，我们在刹那的失控里无法感觉这动荡生活实体上形成的真实身影正在极度缓慢中融化。可是我们都知道，时空把身影和所有的动作都凝聚成荒原。

没有必要存在想象力的人创造了立体的景象深植在时空紧张得失去血色的都市。眼前的物事远离精神撕裂的白昼，这不夜城在月亮透明的姿态下重复着压抑的即兴狂欢。

夜和床像被抓奸的墙正在离婚。

我用香烟咖啡音乐电话电脑给自己弄出一阕历史，一阕瞬间逝去的历史。城市把我的睡眠扎在都市凝固的灰色里；万籁俱寂的夜，路过的月亮正在操社会这婊子。我在聆听一些属于城市的灰色之外看着都市的人造天空；天空看似无垠月亮轻盈地升在最高处，辽阔的视觉

说不出是孤单还是无知，眼前的物事渐渐发生远离的错觉。

月光的白色是什么色？近乎白色并非白色，如银如雪的白是不是白色？人们都说近乎白色不是白色，因为白色就是白色，不需要时空形象认定。

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一种什么遗憾。

总要回来又要回去，我们都一样。

适者生存的错觉装满了夜撕裂的叫声从城市的缝隙里刺出来。谧静的天空和我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简陋的窗在不该醒来的时候迷离飘荡在城市模糊的夜色里。

我确定我没有睡着。

603

言语、时空

三个光环在背景灰暗的天空四度空间左右滑动着颜色。

有人在地面急速地蠕动。

时间是人的本质语言，人们都被囚禁在寂静的时间里。因为立体空间的变幻速度，你和我都曾在瞬间的茫然里，不知道时间在平面上形成的恐慌是立体的空间，是人感到无所适从的空间。

我们把时空凝聚在一个真实的身影和所有动作之中，时间就无所谓延伸、无所谓尽头了。如此情爱就可以如同言语，都没有必要存在。所有的言语终归结于沉默。人群在各层次的空间展现印象和腐化的意象。印象是缓慢踟蹰、无血无肉、无情无意、飘浮在意识度空间、看不清足迹、无所谓方向、瞬间消失；能留下的只是视觉多维的时空。

我们发觉言语和情爱让印象沉淀发酵，人们都在享受这一腐化胶着的过程。从爱情的无

奈、生活的现实中抽身而出，到什么都拥有的时候，安逸令人陷入腐化世界的黑色，一切将平静如水，时间仍然穿梭于日月星辰，我们疲惫无力。人生平淡如是。人生不过如此。

如果在恐慌逃离时有一个落脚点，或许我将会明白，所谓情爱的激烈距离自己是那么的遥远；面对的情爱虽然那么甜蜜，但是缺失激情。

这都市是制造浪漫甜蜜的地方，可是它无法令人幸福地疯狂。

灰黑的路上，三个光点在黝暗的天空四度空间左右滑动穿越所有车子的背脊；所有的人都存在窄小的空间里定型成不能忍受的缺陷。

人因有自我的空间而失了生命的激情。

603

完美的祈望

突然发觉生存这个城市里必须学习一种特殊的笑容，有时也必须伪装成单纯无知，企图让一些人不用探寻不用揣测就能靠近你。然而我做得不够好，我不属于这个城市。

所以无法抑制的情绪有时会悄悄地在内心窜动，我让它肆意流窜成内心里的暗流任它呜咽或者澎湃，隐藏起对别人的需求。

总有人拿笑脸对我，她已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你永远不能在她的笑容上看到爱情的一丝缺点。我总迷惑在她一个个故事终结的时候，沿着她那笑容铺成的路，抵达她坚强善良心底一个温暖完美的世界；这世界是一种沉重，压抑着时间压抑着情感，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最终我发现，这沉重是爱是恨也是逃避。冰冷得把人阻隔，冰冷着危险距离的那段空间。

我们通过不同的存在分散自己的灵魂抵达不同的目的。也许有人在目的地那头出现也许

终究只有自己。

人们都在这城市里铺设自己的世界，一个生存的世界，从单一的孤独开始直到一群孤独的结束。

人们都感悟不到纯粹的完美其实就是孤独。它借着时空的交错不动声色地隐藏在一种深沉的悲凉和无可奈何的宿命中，让你在悒郁中慢慢感受生命的渴望，慢慢感受存在的悲怆和荒凉；你的灵魂将在完美中战栗不已，你将体会到最深刻的人性和令人颤悸的情感。深刻得让你觉得害怕。

我终于了解一个人的存在其实只需要选择一条路，太多的路是绝望的。

所谓的抵达其实也不是终点，只是另一个存在。

603

我们还能怎样呢

有时候觉得完美的世界只是存在你心里。

你可以轻易用一首老歌让岁月倒流，而我却在时间之外聆听在时间之内悄然老去。是谁把空间缩小到令你无法叛离，你的理想总囿限在小小的方寸间溶化。

我一直想着和你一起走入夏天的雨中，走入那条通往车站林荫的行人道，听雨轻轻敲在伞上密密的足音，感觉你的心跳，倾听你内心的悸动和快乐。然而时空的错误将我们慢慢地隔开；这世界将化为灰烬堕入我们心灵深处。我终于明白，在这世间，那一条路我都不能与你同行。

忧伤和遥不可及的真实之间，世俗和完美的理想之间，永远存在着无法言说的激情灰烬。

我将以何种姿态穿越漫漫人生？将以何种存在预设聆听彼此的心灵悸动？夜的背景如此幽黯，星光和夜光互通的时光隧道荡漾在眼眸

告诉你一种感觉叫感动。爱你并不容易，你心里才有完美的世界。爱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痛的感觉。

我们聆听寂静。

这城市已让我感到遗憾感到厌倦。

我和一个同样寂寞的人一起感受街上的繁华，呼吸着同一个城市里污染的空气，仰望同一个城市夜晚黝黑的天空。

我们还能怎样呢？

“世界沉睡时放弃很容易，夜晚降临时不哭很难；我不想当过去的光……我是结束的岁月，我不想是你看到的泪……我是漂浮的船。我醒来时感到孤独，我是没有帆的船，没有被单的身体，我随白昼醒来，身穿黑衣，疲惫的动作，凝视沙漠。不论你在哪里，我都在；如果你希望如此，我的身体是你的世界。一个吻一瞬间，你是我的一部分，我的脚步跟随你的眼神……我感觉到时间悄悄溜走；今晚抱住我，明天我将不在。”

曼诺迪奥利维拉拍的《情归何处》爱得很痛、爱得很理性，他让爱与死亡爱与亏欠爱与内疚在感情失控的边缘相信了爱的直觉。所以我们都感觉思念不是一种牵绊，思念只是加深痛苦；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上，更不是激情，而是允诺，那是一种形式微妙的爱。我们的命

运是追寻另一条生存的路放弃另一种情感继续受苦。

也许那一天你按捺不住苦候的灵魂，请扑到我肩上痛哭吧。爱就是这样，即使痛一点也愿意。

我们还能怎样呢？

603

& Everybody Looking for Something

所有的人都在探索一些什么的；我想了很久，我们有什么可以探索？

时间或是空间。

有人孤寂地坐在时间的点上，企图让时间携着他走过岁月的空间。岁月像溃散的灵体，浮游在越来越稀薄的空气中。

我藏好他的影子钻进地铁，巴黎和台北的日子一样刁衔着繁华。

情爱的存在让我悬挂在地铁窗口挣扎。世界正在旋涡里湮灭，生和死无所区别地互相等待，像热情与怨恨一直循环替代，这样的存在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我相信。

过去的存在现象和现在的存在现象正在地铁列车的疾驰中站站停留然后在疾速中消失；这种出现与消失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具体地映现在等待的乘客眼前。等待也在相互替换，是我们等待列车还是列车在等待我们？

这种变换对人们已不那么重要。

我被情爱辗压得薄薄的情感在一天天等待地铁出现时等待还继续存在；过去所有的期待也存在着，真实地存在。我被挂在地铁车窗上，那些美丽和不美丽的生存也被挂起来了。

我看到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迅速在车窗上往后疾退径自丧失生命力，仿佛经历一场场媚俗抵达了荒谬。悬空的感觉找不到任何方向；没有方向的存在让人丧失渴望。

冰冷的高楼寒色系的草木都是一栋栋无奈和梦想堆积成的晦涩，美丽只在第一眼的视觉亲热，第一眼的视觉亲热牵挂在茫然里。

若干年后，终于走到轨道终点，感情沿着眼泪无声无息抵达铁轨，没有痕迹，轨道依然完好地衔接着。

所有的人都在探索一些什么的。这精致枯燥的现代，感觉存在仍然如此寒冷。也许所有的完美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缺陷。

603

所以我的头很疼

熟悉的街道红绿灯懒散刷过挪动的人群，我无法看到与我同行的人有怎样的脸色；我一直和人群保持相反的方向，总是有人带来一张表情相像的脸庞。

这样的行走会轻易产生几种错觉。

我的头因感冒、尼古丁和酒精而疼痛，只有一点点疼痛，不是病。病比较致命。

感觉迎面会碰到认识的人、在人群里触及同样忧郁的眼神、孤单的人突然走在身旁、有时感觉所有的人突然都不存在；这街道上出现的人流都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我在斑马线前成了一个整体的交通灯，面对甩开步子的人群交叉流散、交叉错过，陌生是唯一的关系。

也许我做了一个习惯性的错误决定：我本不喜欢和任何人交往，只是喜欢一个人在大街上逆向行走，可是却偏偏选择来到拥挤繁华的台北。因为错误地喜欢她的绝望、习惯地喜欢在这里感染少数成为一种阴性需要的疾病，男

人女人都需要的一种疾病，需要行走、需要事业、需要梦想、需要情色、需要抚慰、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所以我的头很疼。我隐隐感到出去走走也许可以减轻我的头疼，也许突发的事件能让我遗忘疼痛，可是这也许也是一个错误。

这里不符合绝望和孤独那种绝对的情绪。

一个人的需要不一定是个人的需要。

需要只能用来证明也许存在的状态。

603

感 觉 快 乐

如果说痛苦的极致是紧闭的双唇，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单纯的快乐不需要言语。

我在这段文字之后紧闭双唇。

这段文字是在抽一支烟的瞬间我从频频牵挂你的思念缝隙中遥望一个开始学习爬行的孩子因为快乐而天真的笑，刹那间我明白了；只带着表情的、不成言语的言语、不需要逻辑、不需要词汇，好像在夜晚享受的人生也不说话只是快乐地呻吟。

快乐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然而我还是无聊地认真地企图用言语来表达自己，表达怎么样的无可奈何怎么样的孤独寂寞怎么样的真实感受。我们真的无法天真地快乐，正如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一样。

语言文字图像仍然日复一日地从媒体重复着相同的讯息，谁都不敢肯定这些讯息是虚构或是加工了的真实，精美的印件把没有色彩的人生包装成缤纷流溢的快乐。我们无法从中感

觉空虚的存在。

我发觉我既不能快乐也不能痛苦，我只是舒展了所有的感官，只是觉得寂寞。牵挂的心告诉自己，我自言式的文字也许只能在虚妄的时空减少思念的煎熬。

这都市已经不再聆听，这都市只顾着自己的喧哗，我没有必要加入噪音的行列，在这些文字之后，我紧闭双唇，不是因为说尽了言语，不是因为寂寞，不是因为孤独，而是痛苦于无可言说的尴尬境地。

我需要的是感觉不是言语。

503

☺ I am What I am

我们不该停止探索，一切的探索将回到原点，全新的原点。
——艾略特

我终于明白带动整个城市尘灰骚动的微细因素。

男人和女人，变态和畸形，全都在这里。
都市的夜晚是一个黑洞。

人们从来没有进入过真正的梦境；人们游荡在人与人的边缘，无法窝在闷室里；有的人在大街上在酒廊里在黑暗里在看似靡醉了的跌跌撞撞时彼此对视，成了朋友；空洞的眼是怎样的黑、化了妆的脸和呼吸着的鼻子没有距离、性别和性爱暂时不存在。夜里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一些什么。

我在凌晨三点离开一个黑暗里反反复复反复相同的扭曲不同的瞳孔，穿越无数妖冶而瘦削的躯体扭曲。烟雾缭绕，这一夜我们坐在一堆所谓东西的旁边企图封锁所有城市的媚俗。

曾经在歇斯底里间，认为一段必死无疑的生活让人孤独而寂寞，却原来绝望的时刻人人都一样。一模一样。

可是我还是无可救药地感到寂寞，只是寂寞，不孤独，孤独是一个绝对的词，谁都不该感觉孤独，因为人们可以在城市的角落里找到同伙。找到喋喋不休几乎让我们疯掉的同伙。

安静的乡村和骚动的城市。城市没有天空。看到的夜景是动荡的楼动荡的街动荡的人。有人在享受毒品，说着诗歌的语言。有人在享受污气，说着环保的语言。有人在享受速食，说着保健的语言。有人在享受贪污，说着廉政的语言。有人在享受……

我站在高处玻璃窗前凝视这个骚动的世界。其实我想留在这里。

这里有做梦的错觉。

最终我还是离开了。一个单纯的理由。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纠缠，我们仅仅以感觉交流，没有深究任何情感和逻辑，因为我们从不期待什么，人与人只是狭路相逢擦肩而过的东西。

遥望天空，天空是自由的吗。我开始怀疑。我喜欢在瞬间得到更多的时空。I am what I am.

我还是我，你还是你。

最后一个希望

这个夜晚最后一个希望；红灯永远地亮着让黄灯和绿灯好好地睡一夜。

这街头人们来来往往都匆匆忙忙，没有多少人能为自己好好活一趟，多少人的生活都是一种无奈的伪装。

站在自动贩报机前，机器里静静地铺着美国攻打伊拉克特大标题，机器内部散发出来的白色灯光反射在玻璃片上，睥见自己脸上惨白疲惫的影像孤独地映在初春寒冷雨后的街头，身前身后都是无比灿烂的灯光将我沉重的心情压入黑暗；光和影子严谨地层叠，似乎没什么，自己站在这样的光影下看着自己，显性和隐性的光涂改了肤色，心情暧昧恍惚，而阴影过于晦涩，仿佛套上一件病服透到骨子里，我甚至希望它真的能够让人肌体异处，成就一点肉体分裂，妄想着存活的感觉。

我把一个个硬币投入机器，下坠的刹那声响确实可以填补无聊；如果直觉灵敏的话，它

甚至会带来一点点的快感，但我要窥视的却是
一大版一大版战争的悲欢离合。

以别人的人生核对我的人生让人感觉害
怕。

一切的理由因为存在而空旷。我在一个深
渊的黑色害怕一个夜晚，像一个虚弱四处寻求
拯救的贫血人，血管流动红色的快感和蓝色的
忧郁，一点一滴流淌。

究竟是谁陪我度过这些日夜；我站在自动
贩报机前，机器里静静地铺着我的影像。

403

城市口袋

一座座匍匐在地表的城镇像口袋，穿系的
街道是绳子。

复杂的的口袋灯光明媚，高耸的空间容纳
无尽的秘密和垃圾。

我在大地的口袋里奔波，从这个口袋到另
外一个；把情感也当做实体的物件，从这个口
袋生存到另一个口袋里，随时准备着无法预知
的原因把我掏出去把别人扔进来。神思赤裸裸
地游荡，无法触觉情爱的存在。

每天回家时习惯把口袋掏个精光；从街上
带回来的、从店里、朋友那里带回来的，还有
从家里每天带出去又带回来的所有东西，按序
分类地堆满桌面。那是消耗一天生命的生活见
证。

掏空自己的每一个口袋，作为回家的仪
式。

我感觉到每一次把手伸进口袋，手便在不
停的冲撞中解决饥渴，感觉到自己把手伸向大

地，伸进地面上的建筑、建筑上的窗户、窗户里的人、人的心和心里的空洞。

原来得到的也是一种消耗。从别人的消耗变成自己的得到，从自己的消耗变成别人的拥有。

存在原来是一种搬运的游戏。

城市是一个个不上锁的口袋，布满漏洞；很多希望和遐想便顺着这些漏洞流逝，滴染在走过的路上。我企图把一些生命体藏在口袋里带出去，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比如眼睛耳朵，比如手的触觉，比如心情的奔放，比如情感的悸动，可是我却常常遗忘了自己的存在，让自己从漏洞中流逝。

我多想与街道上匆匆忙忙的人群一样，表面有一张安详的脸，内里有一个个等待被激活的生命。那样我就不至于一路伤感一路行，不至于每天回家检查得失，不至于让希望都瞬间死亡。

403

在城市里活着

我开始相信这城市人们的脸需要色彩。

这世纪电脑让无数人的眼球凸起，让无数肢体萎缩，紧贴椅子的肌肉扁癯在惨白的屏幕前。这是下一世纪祭祀的奠品。

如果所有的霓虹可以幻化成十字架，就让人们做最后一次的祷告吧。

一次低级的诅咒。

街上，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是一个谜。

因为暂时没有毁灭的欲望，我愿意倾听他们和她们之间的秘密，我企图让这些秘密以文字再生，然而这一切，都是自欺和欺人。

世界每天在变，电影在变，事物在变，生活在变，人也在变，情感也变幻在瞬间。抑郁无时无刻存在。

有份事业，有份好工作，有些知己，有个好情人，有车子，有房子；问题是人们做这些事为的是什么？

我似乎是个善良的人，没有毁灭任何东西

的意图；宁愿孤独只是为了保持心灵里的那一点点善念。

我决定活在这大都会里用文字改变心灵，改变以往旁观者的心态。很多很多的事很多很多的细节可以写下来，但它们流失得很快，它们随着很多很多人眨眼的牵动无意间被轧掉，我来不及捡拾。

也许这便是命运，我们暂时无法调整的生命轨道。

街道是城市的掌纹，可以随着人们的喜好改变。我也是一座城，但是我的城市没有道路，活着却忘了自己，感觉自己是别人。

403

频牵挂 鬓渐白 渐消瘦

无来由的牵挂像结核菌滋生在肺腑间。

我从遥远寒冷的都会回到炽热的乡里。想你的时候拨动几个号码，就可以感觉你的气息。

一样心潮激荡。

怅然若失的感觉常飘荡在电话幽深的空间，与我对话的似乎早已隔绝在两个世界；我将隐藏多时的思念都撕成了碎片，像派海报一样，派掉了期待与盼望。

婚姻与爱情像果实与花朵，永远不能同时并存在枝头。

宁愿孤独地在一个个寂寞难眠的夜，把你梦成灿烂的云彩，让我的生命与激情安静下来；不想白发苍苍的时候，看你沧桑的脸布满皱纹。

阴云密布的天空，常在不知不觉间飘荡着迷惑的茸雨；许多的凄楚与哀伤，被你染上了鲜艳的色彩；我一路疲惫烦躁不安的身心，也

感染着明亮起来变成一丝丝的温情脉脉。

寒夜，西亚图咖啡馆灯光昏暗。

你生动的唇是唯一鲜活的花朵，谈吐的话语如我细细呼吸的蓝山咖啡沁人心脾；我带着些许的咖啡醉意，仿佛看见了多年的牵挂。

凌晨冷气团寒风飙肆，小嘟嘟穿梭大街小巷；我心静如水，一切不开心的事都已消散，你仿佛轻轻漂泊在心海轻轻摇晃，似乎离我很近，其实很远、很远，远得不可想象。

所以决定悄悄浪迹，悄悄地躺在你温柔的胸怀里，频牵挂、渐消瘦。

也许哪一天你会明白，最牵挂你的人也让你一生最难相忘。

303

滋味

我用舌尖细细阅读诱人的蓝山咖啡，一啜一啜饮尽香甜苦涩参杂的滋味，沉醉其中不可自拔。我用心阅读这都会的人生百态，反复思量种种情仇爱恨，声音在我喉咙里哽住了。我尝试阅读这座五千年文字砌成的书城，却惊见生命中有些字句怎么也读不来。

午夜的滋味是被窝的温情；虽然比现实朦胧，但梦境可感；午夜的梦，寂寞在左，孤独在右；午夜的滋味在遥远的地方诱惑一切，在虚拟以外穿行如风，摇晃着我的一生。

孤独是旅途的滋味。

窝在心头的是梦境一般迷离的故乡，失眠的夜就枕在头底。

光从遥远的窄巷飘来，炙伤了眼，模糊了世界的沉默。

走了千山万水，语音渐变，容颜渐改，时空也不再。不经意间回回首，这苦苦挣扎一世的迷离梦境，有一点儿凄凉滋味。

尝过的，必有滋味的记忆。纵然白首、纵然离去，依然记得眼里的依恋，夜夜滴雨在我的心台。

谁说一定要用嘶声的呐喊，一定要苦苦地封闭欲望，遥远的日子就不会太悲伤。有时候你的欲望却是那么的单纯，单纯到只要存在着，便能很幸福地生活、便能快快乐乐地生活着。

冬天已经很老，夕阳里有人长满了白发。

一首反反复复让人痴迷的曲子飘扬在冷漠里，“再唱一遍……思想起……”叹息如墨，多年凝望的眼里，滚落的一颗不是泪，是一片黄叶。

人群从远方走来又走远。

我只能点上一根烟，开始啜吸沉默的滋味。

303

星期五、黑色

二二八、星期五、假期、黑色。

在麦当劳度过的一个星期五。和他聊到快餐店关门，散步回家。

夜黑黑，你的心却是亮堂堂的。归路不算长，你希望这黑夜也不会太长。你总记不起朦胧夜色中她穿枣红色连衣裙在春寒晚风里摇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黑夜却记忆着你俩的笑声。或许你已把快乐寄托在永远的黑夜。

我习惯往西走。

从青岛东路往青岛西路台北车站方向的人群中无所事事地蹒走着再转入平行的忠孝东路一段往回走的时候才感到回忆扑面而来。

仅仅因为无所事事才在人群之中挣扎着往回走，分不清是空虚还是渴望，过剩的时间只带来加倍无奈的寂寞。对永恒绝了希望的那种感觉。

二二八、星期五、假期。

不小心又一次走入人群埋没着时间的路。
人们在这样一条老旧的路上奔赴年年翻新的节日。黑色的节日。

因为黑色，我们身体和灵魂的齿轮错过了一格，躲在烦厌的速食店啃着硬鸡块，诉说着没有水分相关的一切触觉。一个看着另一个，挨着冷气，没有打算告别的意思；眼睛缺乏水分，眨眼的时候，有点疼。

节日的人群，缺少一场雨的恶作剧。

二二八、星期五、假期、黑色、麦当劳。

另一个我在他和她的夜里不安分地又说又笑又闹。

总爱闯入别人的记忆里留下一堆话语，他们却一句也没记住；也许仅仅因为我的神识散了，就这样溃散地四处走失。还好最近这段日子里，我总感觉蹿入别人的梦境却不能留下什么。

二二八、星期五、假期、麦当劳、午夜。

我们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灯突然关了。

天空一弯被人忽略的冰凉月牙，隔着一团一团墨迹般没有层次的云朵。我和月牙走在散去的方向之间，心情就像没有表情云。

冰冻的月牙如果正在融化，那该多好。

午夜里的收音机

沉睡的深夜，扭开收音机是一种寂寞到无可奈何的举动。

音乐和歌曲不断放送，时间仿佛扩张它的凝重，迟缓的脚步像攘着一个迟暮的老处男在凌晨缠绵。

听腻了女播音甜言蜜语，才发现她已失去打动我的震撼，我无法在她们磁性的叙述中进入平静的梦乡。播谁的歌都没关系，在凌晨的黑沉中，我感觉她们都在疲倦中老去，而我还在与夜的清醒辗转缠绵。

直到音乐话语歌声都成为耳边的气流飘来荡去、变成床上的胡思乱想时，我带着深深不眠的眼叹着气把声音突然停止；听着空气和夜无言的颜色，我想我不寂寞；这时空里必定还有什么能攫住我的涣散、能拥抱着我的眼睛直到黎明。

空气里遥远的声浪像捉摸不定的云朵鼓荡着风声。

那一切不确实的声音和音乐，一切像恢复本质的朴素一样，遥远遥远的，模糊却又存在。这世界里该存在的总会存在，不管时间怎么束缚，空间还是连贯着，连贯着人与感觉。

我不是因为要听什么才在午夜扭开收音机。

只是午夜收音机里杂乱的声响，可以让我随着音线的起伏去缅怀一些不关痛痒的事，去将种种感觉的距离在失眠不安的时空里消灭；也许我什么都听不懂，却感觉到空间缓缓流动、游移的存在，这种茫茫的不确实感却如此真实迷人；我的呼吸，也变得小心而平静。

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如感觉梦一般，存在而遥远。

203

视觉残留

我在台北捷运善导寺站随着下班拥挤的人群闪入捷运。

斜对面坐着一对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女孩把头靠在男孩的肩膀上，男的整个头就倚着女孩的长发上睡得好亲热好亲热。

这幅恬美、悠然的画，没有人能够割裂。

地铁里拥挤的人平板的脊背、皱褶衣纹，残留在我的瞳孔；那么一瞬间，我感觉眼底的世界撞倒在残酷面前，美和丑平等了，它们就这么待着。在拥挤的地铁里。

我在声喧飞扬的街道上往地铁站地下入口缓缓走去，走过一座高楼眼角穿过茶色玻璃睥睨高楼里的玻璃电梯一架正在升起一架正在下降；我在地铁入口想象着天气时不经意间抬头看一下天空，看到很多云朵一动也不动。

我深信视觉残留的魔力。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美好的景色连同自己的意识混合效果一起存放在脑海里企图捕捉心虚的人。

比起回忆的执着，视觉残留的魔力更直觉更有意识；感觉上尤其亲切熟悉，好像早就在视觉背后预留了烙印。残留的魔力像城市肌肤上古早存留的纹身一样，在每一座城市里挥之不去。一个瞬间就是一个刺青。

在我的眼里这绝对不是画，而是生活的块状实体；视觉的体验更甚于触觉体验。城市是个一成不变的舞台。歇息的人怒吼的人忙碌的人伤心的人颓丧的人得意的人迷蒙的人……分不清谁比谁更脆弱谁比谁更坚强；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缺失本体形象的隐喻，而我突然发觉自己站在所有场景中，像一个冲动的败笔。

捷运地铁停站，那女孩自然醒来整一整秀发背袋匆匆下车；男孩只稍微整了一下睡姿。谁与谁都没有关系。

感觉像走入灯彩缤纷的摇滚舞厅，幻彩蒙在眼睛上，一路走来。

203

灯影、高处

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去，所有弧线的圆滑和美妙完全消失。

人在高处对微小丧失了感觉。

远远阳光反射的那块玻璃偶尔闪烁一条条白色放射线锐角光柱刺激着角膜；骚动空气密度的光箭令人窒息；所有的沉默都独自慵懒在一个人的高楼上。尽尝虚无。

晴朗的夜贴着墙壁。

高楼下，交错的弄堂不可测；那里住着怎样的人、怎么坚持在夜里熄灭所有的灯、怎么冰凉的夜晚也不需亮光暖着什么的、怎么人们都在彻底的黑暗里摸索着睡意。

平凡人都是这么生活的。

对生活认命的睡眠都是这么过的。

站在这样的高度看着玻璃橱窗映照霓虹疏光，光斑形状诡异，玻璃里和玻璃外都空空荡荡地沾不住一丝光纤，来来往往的光只在镜面流窜，影子在更多的影子里模糊。

我在高楼上伸出手掌，感觉着冰凉的风从指缝间如光束般呜咽穿过，天际偶尔一朵白云反射着地面泛起的光芒。人们总爱将光反射出去，泛滥地将无数暧昧的现代意识用灯光将浮躁喧嚣反射出去，无数的灯光在玻璃房里制造温暖的假象，生活洁白贫瘠的墙也拥有了优雅的幌子。

至于黑暗也许已被遗忘，遗忘在灯光散漫的角落。

直到我站在这样的高度看着乡愁四起的时候，这城市已充满遗憾。这城市虚荣的灯罩着脆弱的光，也忘记了光的背后还有影子。

这城市开始在黑夜里变成了自恋狂。

203

我们很想放肆

城市允许每一种放肆的可能，但必须闭塞。

我想放肆，可是不知该做些什么。我没有放肆的理由。

我们从KTV出来，刚买完单，找剩几个零钱。城市里零钱不属于钱，零钱是准备随时被用掉的东西、在还未捂热就匆匆忙忙地被我们摔出去的东西；消费的欲望会因为它们沉重的存在而变得冲动起来。

刚刚从隔音不十分严密的卡拉OK房里露出来胆怯细小尖锐刺耳的声音还震撼着，心灵夹持着一种紧绷闭塞的烟雾和回响在冬季寒冷街头颤抖着西北风，我们用平凡的姿态随波逐流企图在人群中取得安全感的温暖。

在街头开敞的空间里，我们没有放肆的勇气。我们很想放肆，可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们没有放肆的理由。

而且我们没有喝酒。

凌晨，窄小的路紧紧地撑住整整一栋楼夹层里清冷的小房，时间如消失状态；孤独是始终在逃亡的影子，被人追杀、被人扼制、被人群淹没、被别的影子遮盖、被自己不小心点亮的灯光否认。

从KTV出来，我们走路。夜晚的街道依然夹持着很多车辆；我们企图释放每一种声音，在KTV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哼了一遍，但在喧闹的街头，我们却没有放肆的理由。

从林森北路走到林森南路，灯影在树丫上像泛黄的时间，看起来那么疲惫；我们像时间等待已久的人，从底下走过，走过一棵枯死的树，走过一棵叶子正在枝头抽芽的树，走过一棵叶子枯萎成卷曲灰色脆片的树，走过一棵没有叶片的树，这冬天怎么了？

我们在这城市里找到很多很多寂寞。有点冷。

我们很想放肆，却没有放肆的理由。

103

66 午夜的灯光

黑夜随着眼睛走出房门。

这样走出门总带着一点不为人知的惆怅。

呼吸这个城市冬季寒冷的午夜，昏沉的脑袋正在酝酿疲惫；黑暗里倦怠一直侵蚀着；路过的街灯相隔远远的一盏一盏划亮我的睡意。

坚硬粗糙防滑的人造石片在脚下颤动。光鲜的车子、破旧的车子、巨型卡车、客运车亮着黄澄澄的车灯像我疲惫的眼睛时时刻刻警示着莫要冲撞渴睡的眼神。

我在忠孝东路一段监察院前宽阔的斑马线上飞快地穿过、垂直地穿过，感觉像穿过一段时空，眼神专注错过的车错过的人，疲惫的左眼睥睨着捷运台北车站新光三越高楼顶端红色的警示灯光浮悬在雾气里孤独无依。

大陆西北冷气团午后改变方向改变夜的体温。

人潮仍然不变；叫卖声、堵车声，叼着烟游荡的少男，小女人浓妆短裙寒衣外套坐在新

光三越前冻僵的石墩上，热屁股渐渐冰冷，微弱的光让她不再闪亮的眼睛一遍遍回归无奈。

对面台铁隔邻巨型广告闪着蓝白色霓虹。

寂寞的颜色循着轨迹永远那么一致地闪烁，单调刻板又病态；有种焦虑越过睡眼，我无聊地伫立冷眼等待着什么似的；在等待的时候晒着无声无息的霓虹灯光，睡意中有种虚脱的感觉坠落。

灯光在锁定的时间轨迹一次次熄灭、闪亮，把黑夜的皱纹挤压在热闹与寂静之间。

我在睡意里阅读这个寒冷城市的灯光，渴望寂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跳耀的灯色，让人感觉这城市还有那么简单的事物存在。

城市颤动的血管奔涌着脚步；广场的人流不适合单身的人；家的错觉都在这寒冷凌晨的热血里流窜并敲响失眠人的眼眸。

103

寒冷台北

上班十几个小时后黯然褪下西装领带，窗外雨水已停，夜正寒凉，惆怅开始在冰冷的房间里徘徊，不知接下来的时间该怎样取暖。

台北冬天的天空已经容易阴沉，夜晚环绕的冷风像一种错误的思绪在躲闪着乡愁。

乡愁始于冰冷的空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昨天的寒流还在那儿，想起家乡那团暖和的艳阳我的午夜就像点上烛光的餐桌，等待对面坐了一个人，一个烛光闪烁里可以亲密说话的人，递过来的酒杯和面包，只有自己知道如何品尝。

在没有阳光里也能在沉默存活的人，所谓的爱不会有生命。

沉默容易等待，只是不能期待；那些不能触摸的灵魂不能唤醒正常的日子。

游荡里的沉默存活，思维扼制所有的幻想，伪造一些没有实体的空间、遥远无际的空间，泄露爱的欲望，制造激情的独处，一切的

荒诞在下意识里支撑所有来自倾诉和聆听的欲望。

所有的享受很像自虐。

我已经把世界看成是冬天寒冷和乡愁温暖交织的、犹如思维的另一个世界，没有四季没有日夜没有斗争没有时限的世界；我突然觉得我们的世界其实不太需要阳光。

午夜过后，台北补习街人头仍在攒动，肌体交错，我和一群失眠的人连成一种时空的联盟；在寒冷台北的夜晚彼此抵达企图遗忘世界的时空。

我们始终不能始终保持孤独的沉默。

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去。

这张世界地图仿佛总是挂在墙上，不能轻易剥落。

双腿空荡荡的悬在自己的思维里，拥挤的空间找不到别的温暖，紧绷的矜持立在陌生的两腿之间进退不得，这样寂寞的双腿只能走到寂寞的地方。熬黑的眼框构成灵魂的出口闪着节奏的诱惑，眼角不再鲜活不再如同自己的癖好：习惯于寒冷的夜色。

茫然中我只聚焦于一个光点；黑白不再分明，红色的血充满细细的眼丝，牵制了黑色的眸子，眼珠是被血管困住的囚徒；就这样看着这世界困住寂寞的自己被思绪带领游离身体；

我好奇地张望，终于我发觉，欲望还在身心还在。

寂寞寒夜

深夜疲惫地在单人榻榻米上静坐，空气里荡着大陆冷锋吹袭的寒风，房里开着弱风冷气，无辜的委屈就这么莫名地开始泛滥。

用热得烧烫的水洗澡让人记起疼痛，蒸汽突然就在思量间迷蒙起来。

房间像个密室，寂寞和孤独被密封得牢牢。

我对自己说一定要记住这样的日子并让这种印象永远留在一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像某种饥饿的思索。

我再次回到现实，现实实在无奈得让人空虚。停停顿顿的往事杂交在现实里；我们无法预定未来也不能预定过去。

这个相当涣散的夜晚我有种强烈的错觉，感到这个夜是往事里的思维。透过窗子树木在街灯下已经不是初来时的青翠，焦褐一天比一天丰厚，那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厚重感在眨眼间降临，在定向的风里长成变态的姿势让人担

心。

冒着寒风的夜晚到台北车站看看匆匆忙忙的人群，总觉得看别人的生活比看自己的更有意思。看看别人的青春总是那么慌乱中年总是那么沧桑；而我的生活节奏却缓慢得让人不断失神不断思量不断缔造往事。

我假装着做好一切心理准备，靠这些失神中的遐想告诉自己一切不幸都承受了，美好的现在如果太快变成往事，心里首先摆脱不尽的不是留恋，而是迷茫。

我不敢把焦灼迷茫中的恐惧告诉人，这迷茫根本无法澄清；告诉别人还不如让自己把它当成往事穿梭在思维的时空里。往事里有很多遐想，遐想的印象却总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思维情绪纠葛，仿佛真实得可以呼吸到。

这些日子里，我被情绪搅混成一团软弱无力的面团，在夜里瘫痪成无尽的冷漠，逃避如此寒冷如此冷漠的孤寂，我唯有将视觉置入无边无际的黑夜摆脱这些印象中的回忆，一生中不断保存的影像正陷入一团黑夜下坠的漩涡里。

新年感觉

我总觉得时间将改变一切。

在所谓即将消失的新年和新年的间隙里我想了很久：一切将被时间改变。

人们已习惯了时间。

已习惯年复一年在一条规划的老路上奔赴节日；我却固执地停止所有的事情往时间的隙缝里去预见一个朦朦胧胧的新年。将完好和碎屑的过去分割给不同的每一天。每个季节如此，每个新年也必将如此。

我伫立在思维里看着时间流逝。感觉回忆扑面而来，分不清是无奈还是渴望；人的一生都把时间消化掉，最终什么都没有；过剩的时间只能用来增加对永恒的绝望。

时间是令人感觉乏味的人生存在流程。

也许有人想将每一段碎片的时间活得千姿百态，这只是一个唯美消极的企图，是人企图逃脱时间控制的领域企图单纯而完整地以自我存在的瞬间将一个个瞬即碎灭的时间活得千姿

百态而已。仅仅如此而已。

生命和梦想碎灭在年与年交接的时空里。

我的直觉和时间错过了一截轨道跌出了存在的界限。时间终将流逝，无形的时间已被赋予无边无际的生命力，而生命却停驻于沉默思索的存在。

无形时间的生命或许就是空间的生命。

那么所有的存在将是时间改变的幻影，而所有的幻影即是时间存在的记忆。

我的时间有限。我的存在和时间之间，必须平衡着一团朦朦胧胧的记忆。

1202

感觉明亮

从知道那人存在的时候起就不曾想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内心世界留给他自己去生活；他的过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二十几年后仍然以这个样子和我在一起。

从饭店出来，走过狭窄的小巷，平凡的动作平凡的市井小民向他招呼；走入人群喧闹中，发现地面开始湿濡，空气里带着凉风和水珠，城市在突然间也有了气息。

人们都说不清的话语是命运，它把我们紧迫地包裹在尘世里，根本不让我们感受它的存在。我们一直做着同样的梦想，跨越城市和生命中已经存在的男男女女，回归到生命最终的原点；这种茫然意识，让我们开始相信命运的存在。

过去有过太多，或者太少，现在都必须一分一秒的生活；我们否定了人的记忆，走过太多的往事不是为了回忆。所谓的命运是我们以被动和主动两种方式塑造了自己，最终又把它

们全部都丢弃在往事里。

成长原本就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

他一生的事业成就就是情感和生命的挥发；他需要真切的异乡的孤独来反衬故乡的温情。他需要确实的情感冲击来取代暧昧一直给予他的阴柔之美，而事实上暧昧也只能给他那么多了。

我一直认为如果命运能重新来过，他还是一样。

于是我感到自己不需要迷茫了。

1102

繁忙的寂寞

霓虹灯火和密布细细尘灰的寒风在夜里蹿进我的眼睛；我将视线投向无边无际的黑夜，始终摆脱不了那一团团在眼前溜烁不定的亮光。

我开始觉得别人的生活因为充满了困扰而活得相当丰满扎实。

中正纪念堂广场在冬夜里除了无尽的冷漠和寒风鼓瑟之外，梭动的光也冷艳得叫人孤寂。

我不知道白天的人潮和刻板的宪兵为什么会被时间卷挟而去；只是突然间回头一看，广场上什么都没有了。冬夜来得很早，让我惊讶时间过得如此快速，快速得不容我眨眼。

我疑惑这个城市是否真的需要如此繁忙？

它除了使我目光涣散引发伤怀、每夜凌晨无聊地穿着凉拖鞋一步一步踢踢嗒嗒走进附近两家7-11匆匆掠读售存的早报、算计店里今天买了哪些东西、那锅茶叶蛋的香味远比昨夜来

得香，当然色泽也相对深了。我在如此繁忙的城市里竟然无聊地记熟了两间便利店陈列架上物品的位置和数量！

城市里摩肩接踵的人流城市里横眉冷对的眼睛城市里蜷缩着一群心灵无处栖身的人；生命在城市中对流，渴望着接触却又拒绝容纳。也许这就是城市人无法摆脱繁忙的缘故。

为了不承认城市不完美的寂寞和不完美的孤独，遗忘是记忆的一种自由形式；谁会知道人在城市里要被折腾到什么时候才算了结？城市人的使命就是不断付出成熟，一生中不断保持成熟的遗忘。

我始终不相信这座城市里的人真的很繁忙。

1002

咖啡人生

这样的感觉已是一种惯性。

每到一个地方，那儿的咖啡馆就像自己的起居室一样。

早点午餐下午茶晚饭总习惯性地熟稔了的咖啡馆偏爱的角落偏爱的桌椅与孤独的自己消磨。

立冬以后玻璃墙外的风有点凉。下午一点钟以后，咖啡馆开始闹哄起来：过惯夜生活的先生小姐准时拖着睡意进来，上午处理了业务下午约了客户在这里面谈的业务员，逛完量贩店准备歇脚年轻漂亮的女人，陆陆续续坐了下来。

来吃饭聊天的小姐许多都抽烟，样子也蛮好看，一张张漂亮的脸和体态总不叫人觉得那么妖娆，也不像高知识高职权女人那么自命不凡，这样的小姐这样的年华正在努力架构自己的生活空间。

年轻的、中年的女人有时正坐在对面，可

以清澈地看到她们柔和的脸庞有一种精明和坚忍的神髓，像新近推出的寒凉口香糖那样，越嚼越坚韧。

常在这里谈生意的男生，瘦的胖的老的少的，都在意自身的仪表；精细大哥大放在近手边的桌面上，机型是一种身价；互递名片是一种惯性，他们懂得找一家看得上眼的咖啡馆接洽生意远远比自己租的一间小办公室在面子上合算得多。

烟雾被锁定弥漫在一个大哥大话铃声和话语声稍强的角落；有人轻声地说服对方企图做成买卖；有人在估价时讨价还价；小姐们用餐后正忙着梳妆；玻璃杯上留着口红印子；纸巾堆积在餐盘沾满脂粉；每个人都激动着不同的脸色。

在咖啡馆里占一张桌椅花一个下午几杯咖啡钱制约一下稍微肆野的心，轻松地把形形色色的人串在下午茶里也是一种城市寂寞的生活享受。

熟悉生活

看风景的人肯定不是我。

压迫感和颓废感令我对那声色繁华的城市抱有一份说不得的郁闷。

原本就是为了体验一些什么而来的。人都需要一些刺激才能活得兴奋，就这么简单。

那些在夜里美丽或糜烂的经历已经无法满足我对这个环境的眷恋，那些男男女女始终都让我感到孤立，城市那么繁美、夜色那么淫媚；我必须离开它，以便记忆能够深深怀念它，怀念到不舍得遗忘。

深秋正午的阳光把房子烘烤得让人昏昏欲睡。

晕眩的感觉再次切入我的思绪，旋转着的是我的神思，越眩越快地上升或是下坠，我无法预知；地上的床褥幻化成变形虫包裹着疲惫不堪的神识和肉体，这种晕眩抛掷令人沉沉欲睡；闭上眼，黑暗仍在旋转，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只是黑暗。

睡眠总是一种令我恐慌的迷失。

这房子原是因为睡眠而存在的，可总是睡不着的时间多过睡眠。我在想念豪雨的深夜里一个人蜗在偏远木山营里听雨的日子。距离睡眠愈遥远愈觉得自己是变形虫包裹着疲惫不堪的神识。

也许那是我要的感觉。

偶尔在床褥和变形虫交替之间迷迷入睡，把当夜的迷惑、梦境以及不知不觉的灵魂留下；对于这种状况，我想也许再老一些的时候才可以平静地去解构。我的意志改写不了支离破碎往事的存在，它有它必然存在的原因。

失眠的夜情绪偶尔能让人得到慰藉。

窗外星光和灯光一样灿烂，我疑惑整个城市是否真的如此荒废？透过铝合金窗棂远眺，见到月亮被困锁；它除了使我目光涣散也诱惑起别的伤怀。

伤怀或寂寞这感受原是在极其熟悉的条件下才会肆意淫乱起来的。而陌生的感受总在一天天一点一点地消淡。

夜里走入黯黑的房子，用深秋冰冷冰冷的水洗手洗脸洗衣服，听到邻家窃窃私语听到阵阵鼾声听到暧昧呻吟；这一切竟都如此地被承受下来成为一切存在的理由。

生活沿着最简实的路径承受了艰苦完美和

不完美。

生活因为熟悉而忘了埋怨。

1002

台北呖语

一直为了自己会停留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的事实感到困惑不已。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

似乎在突然间没有了意识选择，必须来寻找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新空间。

就这样来了。

一个新朋友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来自婆罗洲岛一个蛮荒恬静的生活空间。他很奇怪，许多无奈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希望有个静谧的地方容纳自己暂时喘息，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也许我失去的已不是蛮荒和恬静。

对于即将发生的林林总总，谁都无法预测。即使是自己即将进行的事，也无法预知。

我在无意识中邂逅了被城市封闭在时空里的真实以及爱情以及类似疯狂的意识；证实了自己的存在，感到被冲动了、被诱惑了、被体验了、被丰富了自己封闭了多年的生命和岁月。

终于走出了那个曾经充满自我陶醉自我淫靡了的生活时空。那种感觉如一股畅流不能制止的快感流泻，如悲伤始终必须宣泄的那种感觉；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的神识不断梭游的时空——存在和迷茫的空间。

我固执地认为台北不是一个冷酷的城市，她毫无冷酷的条件。过于奢侈而矫情的生存方式、为了现实而虚伪的人群、必须倾向潮流的潜质、无需事先预备好应对方式的冷暖、没有所谓新的一天、人和环境似乎无关地相互生存替代、孤独的人群必须孤独地生活、人们心悸地逃避一个始终甩不掉的自己的影子。

这一切都是生活，这一切都无需界线的透视；即将发生的，谁都无法预测。人们已无需他人的认同否定，不管那是善意的或是淫意的诱惑。

1002

台北地铁火车站

记忆最深的台北火车站，人潮拥挤，是我最怀念的地方。

必须承认，对于一个地点的缅怀有时是盲目的；是源自一种无名的心情，这种心情支配在一种下意识的状态。

台北火车站是魂萦梦寐中时常出没的地方；我尝试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长期保持着这种莫名的神秘游荡，从中汲取一种孤独的秘密的美。

事实恰好完全相反，象征着文明城市繁忙的台北火车站已经驯服在捷运地铁的速度和廉宜；人潮拥挤在台北市地下暗黑的隧道灯管中演绎着另一种新的存在本质。

台北地铁已是台北人选择存在的另一空间。

这里的人每天都在咫尺间摩肩而过却互不招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匆匆赶路，仿佛为了某种极为重要的事在赶路，又好像什么也没

有发生过，仅仅只是受着意识本能的驱使处在一种下意识的焦虑之中。这情景对于一个生活在繁华都市里的现代人并不陌生，这里的人彼此孤立和无助，冥冥中受一股无名的力量主宰着。

地铁在城市中是必然存在的形体，虽然它并不是存在于世上每一座城市中，但它却比一切的交通包容了更多的时间和人潮；我不能不称它为一种“存在的空间”。这空间提供城市人集合与离散的时间，这空间让你目睹人生的悲欢离合、焦虑、温馨、等待、失落、无奈、颓废……

永远穿梭在梦幻般黑暗里的地铁概括一座城市的感觉：感觉城市已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团闭塞在心口上布满了速度、时间、效率、市侩和欲望催动的那份失重晕眩和呕吐感。

我下意识无名的心情伫立在台北忠孝西路一段中央禁行机车的黑体字上，左边是台北火车站右边是台北捷运站如同一个时空里摆荡的边缘人。

相约在庙前

人群蠕动在最繁华的地段，人气带动尘土交杂着体味烟味和废气，还有名牌香水蒸化散发的绮思，以及被遗弃路边水果正在腐烂的酸气。

9月11日穿过书味浓厚的重庆南路往台北城隍庙。

相约在庙前，人未到。这日子像是个节日，人们在这时间之间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又在这时间之间溃散而去。

我蹲在庙前石阶等待，等待一个二十几年前的同学。

我蹲在庙前石阶失神地想起当年年少对台北灰黯的天空充满理想和希望，而今台北的天空一片蔚蓝，我们却淡泊在中年。

走神的时刻时间过得最快。

我们曾经为了追赶时间，跌进过去的隧道里，那岁月深处残旧了的荆棘一次次击伤我们的神思。

一个个同窗细细问起，一件件旧事重温；说起那“一尊明月古庙前”的古庙已被拆除重建，我们的神思已忘却了幻想，他的回忆撞上一个瞬间形成的黑洞，反复叨念。而我在原地盘坐吮吸滚烫的茉莉花茶企图捂住眼睛耳朵和我暂时失散在时空两处的神识。

于是我们看着中年的心情被沉重禁锢起来；在一家他熟悉的拍过电影的日式餐馆的一间小套间里。满眼流转的光彩丧失了颜色；神思已经游离，越飘越远，似乎已回到年少时的古晋。

回家的路上，男人和女人都在赶路。

我们开始和未来约会，不见不散。

我们又看到神思在眼里跃动；眼睛里的神识和路过的城市冷漠地招呼，这过分熟悉的城市对我们已无热情可言；毕竟错过的部分也曾经是融合的部分。

回家是条冷清的路，没有回忆。

我们只想和自己的影子相依，静静地背对背，度过漫长的夜晚。

902（台北、古庙、明亮）

台北老咖啡馆

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换一个城市、一个房间的生活，至少能让我和自己有关的事生活在一起。我想给自己浑浊的年岁增添多一点点的麻烦，比如出现了一个商机改变了我，或是发现了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了我，又或走掉了一个人又失去一次商机又一次改变了我。

台北秋末。午后，没有拥挤的人潮。

走进一家老旧咖啡馆；进去最先听到咿咿呀呀的音乐声，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轧到了细尘扑扑地响。

好像是周璇的细嗓子，这嗓子如一根细而坚韧的鱼线儿勒入脖子里头却不会把脖子拉断似的，柔弱而顽强地把1960年代的多愁善感勒到你面前。

最亮的那台桌子在靠街面的那堵墙角，那墙用了一块大玻璃，是全店子最亮的地方。坐在小圆桌前，可以看到门前不知名黝黑的大树，还有狭窄的人行道。偶尔行人略过，行色

匆匆。

咖啡馆的下午很安静，墙上挂着的东西都印在秋季斑驳的光线里。一幅老旧的海报，几个细眉红唇的女子在搓麻将，烫着齐肩长发穿着缎子旗袍，脸上的笑容富足而时髦，有些圆浑浑的脸带着洋洋喜气；现在应垂垂老矣。一张阿司匹灵药饼广告。1960年代香膏发油玻璃瓶搁在收音机木盒子上、木讷的壁挂式老电话。

厚朴的青花瓷杯盛着淳香的午后咖啡还伴着小青花瓷匙。

茶墨绿的玻璃墙外无声地走过穿着adidas球鞋的男生女生，阿嬷那年代的妆扮还涂了银色唇膏的女子，露出肚脐眼的超短小夏衫掩不住胸前的成熟，窄牛仔裤管高高反折踩着一柱细细鞋根高根鞋咯咯咯匆匆在赶路；可这里面却是时光倒转似的1960年代情景。我在和一个自己有关的生活喝着下午茶。

午后，沉缅在时光倒流的恍惚小圆桌上慢慢吮吸一杯咖啡，质疑着这个年代我们还可以怀旧吗？怀旧或许不属于年轻一代，那么这些小块小块岁月碎片努力构筑起来的、早已逝去的年代结束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记忆了吧！

星光三越广场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生命形式。

城市为城市人安排了特定的生活，有意无意间也决定了城市人的命运。

台北地标星光三越俯视台铁总站。前面的广场聚集的人群存在着一种称为命运的东西。

广场的存在如同一种引力，牵引着人们不知不觉流入其中，城市与人之间的接触从这种空间开始融接。而仅仅作为汇集各种窜动起伏与骚动的广场却绝对必须承受着生活规律的流窜性。

我坐在广场边缘种植花卉的围墩上，飞驰的轮子总是距离很近。我以为我会厌恶那阵阵的烟尘，可不久却发现竟然无所谓了，甚至还喜欢上那个迫近的惊悸感。

我抽了一根烟，犯罪性地把烟蒂弹到马路中央，一缕微弱的白烟匍匐在黑柏油道上飘行。

时间过得如此无聊。

我在车子喧嚣间中想着一些事儿，想着以前的人，想着我脑海里以画面形式存在的人，想得那么生动鲜活；而自己却不断地在生活中遗忘许多过去；中年以后能残留下来的记忆也实在不多。

轮子飞驰得很近很快，每一次都令人感觉那么惶悸地看不清脑海里的人影。

我在这热闹与荒凉的人文景象里等待着人群的流递和穿越，却发觉没有什么可以永驻在这里，除了那些冰冷高大的屋宇；但这一切也不是永恒的，这一切将被时间重新塑造。人们可能仅仅是以一种穿越的姿势把广场当做一个熙来攘往的通道，也可能是根据人们不同的心境呈现各个不同感觉的世界。

台北中秋的月洒下一点银白的寒意，留在我视觉里的就只是那个曾经飘着白烟的烟蒂。

902

继续存在

弯弯曲曲的梦，小径阡陌。

一座座崇高的公寓像大幅拙劣的壁画，我们在画里不自觉地生存，精神与肉体慢慢地被一幅幅墙壁消化。

这是我们最为感受痛苦的时代。

我们被当做一个象征历史的无聊生物，被无聊的画匠涂抹在这个无聊世纪的阡陌里兜售。

无数的形象被机械化、被数码化、被电脑化、被意识化、被无意识地不断地重复扫描存档。

我们被逼与这些壁画产生相对的存在动感。从视觉上、观感上，都被无形的画笔固定或流动成图像。

流动和固定的图像都可能跌出空间界外；这世纪似乎已经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了。

基督释迦或真神，他们显现或不显现都无所谓；人们一直都笃信他们的存在，存在承袭

的思维空间，架构成另一幅无足轻重的壁画。

对于正在湮灭的世界，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过去的和现在的形象，正在地球疾速回旋中变幻了又变幻，变化成挂在一座座崇高公寓大幅拙劣无聊的壁画。

而我们却不自觉地生存其间，变成一件无聊的艺术品。继续存在。

902

等待存在

我在百货市场电动梯旁等待一个人。等了很久。

从一个等待的处境，转变为一个被等待的时空。

我的自我因长时间的等待，极为可悲地堕落蜕变。

我知道也许什么也不可能发生了，我把思绪中还可以记忆的异性迅速地在脑袋里溜达一遍。那些很时髦的、短发的、趾高气扬的；那些低头不语的、躲避什么的；那些长发披肩的、羞涩的；那些还未发育完整就想成为女人的；一遍遍不断地从视网膜里重复播映，不断地转化她们的身影。

而那些穿着时髦的挺直西装的男人、那些向我瞥来敌意视线的男人、那些眼光含着善意的老人，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唯一可以感觉的是一个站在电动梯旁的人，将人的存在稍稍在思维里加以改变。

我在百般无聊之下有了因为最初等待的一点点乐趣。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我，我在时空转变的百货市场里空荡荡地独自一个人存在，我简直就像一颗镶嵌在电动梯间缝里的石子般正在窃窃自喜，我的存在终于可以变得无足轻重了。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我下意识地全身颤动了一下，我的视觉暂时昏暗看不到自己；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的存在变成只能用感觉的形式存在。

我总感觉到，在这个变幻不停的城市时空里，人还有权力将人的存在稍稍在思维里加以改变。

802

感觉时间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从这里到那里，又从那里回到这里；有一种感觉，人在分离。

人的存在已开始分裂，分裂成人的影子和影子的影子从我眼前晃过；我看到他们的地方也许离我很远，也许很近；都无所谓，他们的的时间距离与我的同样的既近又远。

时间越过人的存在毕竟会构成如此的变幻。

时间在过去只是回忆在未来却是梦想。

我不曾察觉人类用过的一些语言是几近沉默的、有一点悲哀的；那种发不出的沉默的声音，就像交响乐的极度慢板极度低音一样的轻默。

我只能感觉而已。

我只能站在时间那里默默地感觉。

人群像游动的时间，变得稀薄变得冷落变得像头发生长般缓慢。人们步履跌跌撞撞在

垃圾箱里，形象憔悴肮脏，让我着实感动了一阵。我看到了我的童年和过去的老年；我听到了一种时间行进的脚步声，时间行进的脚步声在另一个空间等着我，等我前去和我也无法预知的时空接触。

我记忆里的时间没有皱纹。

毕竟我在时间里的逗留太短了。

802

必须记忆

他们走了。

我仍然必须生活在他们生活过的生活中；我现在的存在是他们的遗留，是他们带不走也不可能带走的一个沉重的遗留。

我们暂且称它为命运。

人的存在似乎必须以肉体的存在为根本。

这是我们谈到人在本质上究竟需要以哪种方式存在时必须怀疑的；这并不包括“身体不存在，一切都不存在”在内；任何值得讨论的思绪如果把它推向绝对就不可能绝对了。

我们必须承认无形的物质不可能会有神采，而有形的人如果舍弃了神采，那又是什么物质？

曾经有一束亮丽的莲记忆在心灵深处污秽的幽谷，一声声轻柔的呵护，就把生命能量倾泻奉献与众生共同感受命运的存在。而我们仍然像宇宙间不期然碰撞的流星度过了岁月又度过了岁月。在牵牵挂挂、争争执执中依然生活

在必须记忆的生活中，或者说我们如今的存在是他们的记忆遗留，是过去生存过的沉重遗留，我们必须用记忆承担这一切他们带不走也不可能带走的。

我们暂且称它为命运。人类的命运。

直到我们走的那天，我们必须把身体带走。

让许多带不走也不可能带走的成为一个沉重的记忆遗留，遗留给注定要生存在我们生存过的、生活过的记忆里。

不管命运将存在哪里，这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必须承担的、永恒的记忆存在。

人必须记忆起生命的无常。

一切的生存将是为了永恒的诸神酌献的奠酒。

802

欲望

喜欢独自伫立闹市一隅看街上溜达的小孩。

总觉得稚小的生命会越来越灿烂亮丽，而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地逐渐昏黄起来。

那是一道道饥渴的眼光，在匆匆忙忙拥挤的街道上搜索着。

我在街上带着渐渐老化的身躯拖着经常泛滥的情绪彳亍于市，偶尔在人群中拾得一份随兴的欢欣慰藉，这份欢欣即将成为我思维背负的责任；我想把这份精神上的重量散发给城市里的人分担，这是城市人应有的生活内容；城市人在城市人的拥挤中遗忘了尊严和观念。

渐渐的没有人会察觉到孩子们的疲惫。

好奇和欲望在稚嫩的心灵中以几何级数分裂。

一切好奇的接触和欲望和感性的冲动无时无刻地唆使稚嫩的眼神或爱抚或质疑或者索性穿透生命并在瞬间偷渡到一个个即将攫取的欲

望中。

许多欲望在诱惑的同时已是虚拟的幻觉；最终所有表面的生态都将腐化。而人们已无法躲避猖狂的欲望也无法逃离现实的欲望生活。

欲望常常越过自我泛滥成灾侵入孩子的秘密里沉默；我们生命的有效期包装在保鲜袋里等待时间。

走在街道上，往往被一条条招摇过市的超性感裙子穿透思维。然而，有谁的眼神穿透人类原本完美的欲望？

我们有时只会在时空间留下伤口。

仅仅有时而已。

702 狮城地铁

不赶时间的时候，感觉才会悄悄游离出地铁的人群。

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急切地要脱离那里的人群？站在车站的一个角落早已慢慢忘却手中的书籍和心中的文采。

在狮城的地铁里人群交流着，我已融入人群的脚步，这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现实世界，但自我却偏偏要把自己从熟悉的人群里抽离出来。这样的无知觉过程从人群交流之间逐渐展开。

我靠在北行地铁线的静止点一排大圆柱旁；这些石灰柱似乎都一样。我把手里的书籍打开看了几行翻译小说，然后就把眼睛给闭上，顺便也把四周封闭在思维以外。

我的存在开始起变化。

思维开始快感起来。

从那个身上游离出来异化的自己开始厌恶自己，质疑自己的存在。然而这是一个有趣的

变化；自我因为抽离而获得另类满足。

无意识地站在那里看着几分钟一列列地铁轰隆隆驰过教人兴奋不已。从极速到静止，我站在那里没动；从静止又缓缓加速轰隆隆急速而去；我站在那里没动。忘了自己的目的地，忘了自己在等什么。一列地铁开过去又一列开过去了；我自觉还得站在那里，因为有相当的部分自我不属于我自己。

乘客像另一个世界里的生态。

他们急步而来也瞬即离我而去。我感觉自己已是他们的一个部分正在匆匆忙忙的生存；这感觉令我又兴奋又沮丧，人们的脚步太轻盈太沉重太炫耀太封闭。他们是我在这个城市存在的必需现象。我把他们从梦境里摆脱出来后又带进我自己的虚拟梦境。

那是一种他们说的存在。

702

另类体验

一个人如果能够随处从生活中感受生命的乐趣，体验诗意的人性温暖，生存的终极意义也许可以延续下去。

走过酒店底楼的咖啡厅音乐从玻璃墙溜出来，舒缓柔轻的乐声感染浑浊的思绪。有多少人在涟漪的曲子里陶醉、多少人却忧伤其中；一曲终了一曲响起，起起落落间几许聚散几许心情？这一切的存在都显现出个别的生命价值。

我贴着客房黑褐玻璃窗眺望，活动广告板无休止地转换两种商品广告。遥望远处宽广的世界，舒解心灵长久累积的蔽塞；身心随着广告板的牵动在另一种迷惑和觉醒交会中渗悟生命存在的局限和渺小。

停止，或许是一种较好的状态。

停止所有的体会，封闭心情，不说话，拒绝与人交往；避免被扭曲、被鄙视，避免误解的刺痛，让意识暂且漂泊、沉淀。沉默和静止

都能变幻自己的心态。如此苛刻艰难的索求也许令人惊异，然而不能克制理性终将成就一个失败者；失败者将陷入绝望与痛苦中。

一大早天气就显得闷热，窗帘将热气挡在外头，连带把光线也挡在空中；一个不需要光芒的人此刻正好窝在这里，略显昏暗的空间正符合我的心情，这心情并不是用来赏乐的。那用来做什么？

我正瞧着一朵云飘过。窗帘暗了下来。

云与云之间的亲昵偎依一阵风就给吹散了。而人与人的情欲呢？微妙的心灵感触总觉得云聚集在一起也许正在酝酿一场暴雨，也许聚聚而已又散了。这就是生活存在者的生活。所有的欲望与绝望都在此。人与人之间让生活与形象融合在一起是虚伪的生命存在形式。

无法约束的欲望与罪恶原来只隔着一片玻璃墙。

302

恬静

想要有个空间，绝对恬静的空间。

却又猜疑会否因此而恐慌；因为心跳会太重。

喧哗就在窗外，烦躁地铸造一个个没有完整的睡眠，令人忍受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承受再承受重重的心跳。

没有人会赞赏噪音，除了Heavy Metal、Rock、Pop、Disco超狂乐的颠糜者；也没有人企图去探讨制造噪音的原由。

我们就这样从早到晚拥抱着噪音，如果说还有人记得小鸟的啾鸣声，那一定是在做梦。我不想撒谎。

恬静是一种慰藉，一种令人精神松懈、一种令思维得以运转的慰藉，一旦失去了，自我仿佛就失去了内心的力量，心情突变得暴躁而粗俗；或许那暴躁是因为忍受不了粗俗、是豁出去的自暴自弃。我来不及思索就匆匆忙忙舍弃了心情。

长廊外常有稚龄儿童喧哗游戏，那么喧嚣，他们早已懂得用喧嚣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很吵闹地玩游戏很不规矩地相互嘻笑怒骂。唯一能让人容忍的，他们是小孩。

摇篮里沉睡的婴儿像只沉默冬眠的青蛙，那么爱睡，慈母的暖怀是孩子的安宁；他害怕不熟悉的声响，世界在他空泛的眼里极之祥静，因为这世界的喧嚣还震撼不了妈妈的温馨。

常待到黑夜人群稀落时才回家，一个人都睡着了的家；这样的时刻可以接受的音乐喧哗因反复播放成了静谧中固有频率的振荡，或许在这一刻我会遗忘了恬静。一直都在渴望的恬静、在纯粹不经意中邂逅的恬静，然而，我却在恬静里睡着了。

梦里做了很多事情。

吵闹的人群为何还在喧嚣战斗？我们已没有权力再拥有恬静，因为恬静的时候，生命会轻易地睡着。

生存信念 ——悼念自毁之友

走过越多的岁月感觉越是平淡，偶尔有些悲喜，似乎也很快就淹没。忧忡的是仍有颗善感的心，在现象世界里深深的感动着；或许正因为这些偶然的悸动，让人辨识自己。

现实世界的事物常在失去之后就难以重觅，友谊如此缘分如此情感如此，要不然意象空间还有什么值得记忆怀念？

在单行道上飚驰了半个世纪，草草与你告别；我们的相遇只是为了在渐渐冷却的地球摇晃起微不足道的热量，而虚拟的意象世界在人们脑海中继续传播真实的谎言。

夜深了，梦仍栖息在枕上。梦原本可以去流浪，只因蜗居在世纪的日子里睡眠擅自闯入我们的夜，生命变得太冷太虚幻，生活不得不折叠在板床底下；隔着碧海隔着远方青翠的山林，走过意象世界的人抖落了雄心抖落了梦。

一溪瘦弱的水流穿越伤重的神秘山林将昨夜的梦遗排泄在灵魂的阴影下。

或许容我生活在你的意象世界是最好的地方，在那里只有你知道我的存在。容我再活一次也让我们意识里的森林偶尔也热闹一次。

但人们似乎已无法像人那样自由地活着。

太多的灯在房子里制造温暖。贫瘠的墙失去优雅的幌子，人们身上存在着某种精神的无力感，人的思维变得朦朦胧胧，人们无奈地盲目生活，现代人面临的现象世界直接瓦解人的生存信念。

人已沦入一种非人的境遇。

这个城市，将在夜里变成自恋狂。

202

如此而已

终于发现城市在变态。

那是一堵一堵让忧伤的人迷惑的人感动的墙，没有窗也没有天空；远远就感觉到它的摇摇滚滚从冷静利落的地下制造了空气的沉稳震动。

我站在跳跃的人群中没有跳动的欲望；这些自由激动的节奏如果能够动摇自己的心跳，那么心灵已在跳跃着，脚步也没必要离开地面，我们已经离开地面，在地下舞厅假装着甩掉忧伤企图制造一份新新人类的异形哀伤。

动人的音乐是否容易让人忧伤？我们只是不让它泄露不断膨胀的孤独。我们不想看见地面的车流，也不想看夜里闪闪窜动黄白的灯光，那人流里一摊摊相似的表情，还有那一张张我们渴望见到又不想见到的情人的脸；爱情似乎常让人绝望。阴郁的眼神穿越地下舞厅的人群；我企图确定爱情存在与否其实是想寻觅那一股熟悉的感觉。

那股摇滚声乐的墙把我们隔离在砖头里，一把吉他一把贝斯一组敲打的鼓让人在简单的时空里做出所有的否定；我们不需要窗口也不需求天空。天空是邂逅的异形捉摸。没有人会限制我们，因为没有人会在乎我们的窜动。

地下舞厅在满月出现那样的夜晚总是让人觉得容易逃避现实。现实里我们已不知道什么叫自由；这样的夜晚人流慢慢地钻入地下，散失在布满灯光和车印的路上；简单的自由短暂的自由荡漾在满月城市恍惚的诱惑中远离这一切不自由的夜。

自由飘浮在空中，一次自我升腾又一次自我沉沦释放了所有的执着。乐此不悔。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202

孤独程式

所有的改变都不会是孤独的。

这些改变无关生命的存在；生命是沉默地潜伏在喧嚣外形之内的。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无形的，它在空间有意或无意的短暂生命浓缩的历程里用一张无边无际的时空将我们变成一个个碎裂了的世界让你生存。

孤独并不是你特有的表征。

苍茫的脸没有忧伤表情，皱纹里的疲惫沾着各种肤色；人们到处奔走着陌生的地方；深夜的火车月台总是亮着迷蒙的灯光；我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太多；地图上的路名和霸级超市眩目的女孩都在诱惑着我。

它们错落地变成我的神经质。

常把自己寂寥地固定在e屏幕前，看很多很多的文章，看小银幕经典影片，可就记不了几个情节，记忆无关的事留给别人去做，我不企图美和痛苦搅拌在一起会得到什么。恋人的

夜幕皱成一团冰冷的伤在心中低泣，我把它放在破洞的口袋里流泻，面对彼此必要的牺牲。

沉默的地图上有条疯狂的路，粗犷线条笔直地朝前，没有地平线，路挣扎着浮上纸面，疯狂的路无法抑制重金属摇摆的晕眩，所有的方向都在左右奔走；孤独的时空没有尽头，来来往往经历的岁月归化成沙漠，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和我们流成一体，流成我们硬体城市的生命模式。而究竟是谁在e媒体的软体程式里遗漏了谁？

102

摇摆意识

一个单纯的意念，里面没有街头没有酒吧没有教条没有华艳没有道貌岸然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爱别离。所有的声音应该都是抽象世界的存在。我说的抽象是一个动词但不等于遗忘的动词。

重金属节奏驱使你同步呼吸；呼吸就是呼吸，不是为了生存而刻意呼吸的那种呼吸。音乐似隐性杀手，像细菌般蔓延在记忆里牵动摇摆的讯息，等待感觉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像是从来没有自己那样地无动于衷地摇摆着我们的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不缺乏生存的理由。关于不理解的错误的温柔拥抱不为理由而存在。我们也不该为理由存在；尤其自己独处在这样一个重金属摇摆的时空，灯火闪烁在摆动的头部跳跃；最好什么都不说，也最好不要以为这不是一种寂寞。任何人可以一起存入重金属系数，在这样的聆听和摆动中不断把自己消灭、重

生、消灭。

每当我们闷在闭室里开始不停地和重金属玩起生死重叠游戏我们就不再轻易说话，说话有它的压力；压制言语压制所有无谓表达的意识。越重压的音乐令人越觉得沉静。

到底还有什么需要那么迫切地想说？习惯模仿的城市多么可怕，人人都会说同样的道理会做同样的承诺，人人都不说心里的话。

沉静似乎是两种存在。一个是自己为了世界而存在，一个是无我世界的存在。那么摇摆或许就是为了要保持沉默或许也只是一种思绪摇摆在喉咙间被硬生生地哽住。

1201

记忆形式

我想了很久我该拥有什么。

除了记忆我还能拥有什么。

记忆如薄纸般脆弱，常被撕裂成碎片硬生生地镶入神经里，而时间却任意安置了记忆；我看到的只是朦朦胧胧的过去。

也许在记忆消失殆尽的时候停止所有的活动是为了更加单纯地拥有一个完整的存在记忆；这存在的记忆是用一段纯空白换取的一段纯完整。至于时间流逝了多久、记忆是否有终结，都不再是我必要的困扰；因为我还存在这里，我就存在这时空看着时间从记忆层面滑行渡越人生的河，而最终我们什么都不是，时间只是利用我们尝试了种种曾经存在的乏味生活。

我们的一生便这样地变更在时间和记忆之间。

我尝试在每一段时间的碎片里寻找记忆，企图印证自己是否存在得姿彩缤纷；这是一个

唯美但是奢侈的企图；单纯而完整地肯定自我存在的那一霎那，你要么就先学会遗忘，要么就改变自己，否则我们怎能在凌乱的时间碎片中寻获自己存在的记忆点？这个无形的存在靠着我们的记忆让它有个结果，一个陌生、非我的结果，这结果像一个漂亮的女人随着撕烂了的时间一起腐烂成一滩水样的终结。

我不停地思索记忆是什么？除了像上帝存在于每一个存在之中甚至存在于不存在之中，其余的，终将遗忘在时间里。

慢慢的记忆似乎只是在消耗一些无谓的时间，让你有了难得的色彩，让你有了梦，让你有了思念，让你有了爱恨，让你有了诉说的时间，让你逃离控制你的思维领域；而时间流着红色的血，将你的生命和记忆撕裂在遗忘的时间里。

1201

倾斜的月

满月的日子很危险。

月亮倾斜着的时候总是最细腻最媚艳的。

无形的磁场把她悬挂在空中，不论有多少人会看到她的美，她总是在那里。安静地。

那天穿过上弦月回家，才发现客厅的吊灯似乎略略倾斜，零散的玻璃组合突然显现可疑的姿态；这种倾斜不会轻易被看到，那仅仅是稍微斜了一点点而已的倾斜。仿佛安装的时候就是那样的。

我趴在客厅看书，不停地翻阅；眼睛开始模糊，深度的老花眼镜令它们不能呼吸，肩膀和背脊在疼痛；文字世界让我的世界太忙碌。月亮在天际倾斜。

空荡的房间会随时随地腾出一个真实宁静的空间，我突然感到处身的这个城市有一点安静的错觉。

我关起门窗关起了我的山谷把月亮关在寂静的世界外。总在疲倦的时候喜欢在这样的时

空自得其乐，傻乎乎地看着倾斜的月亮，让思维的沉默和时空的沉默窃窃私语。

欲念始终蠢蠢欲动。在危险的满月日。

有时候起床或睡觉或抽烟之后一个人对着某一种期待而不感觉寂寞时听到自己的情绪在房间里煽动自我的声音，这种享受是不可能从文字中得到的。

遗忘的存在空间充满了无意义的对白。

欲念始终蠢蠢欲动。

就在那天穿过上弦月回家，发现客厅的吊灯似乎略略倾斜才知道倾斜着的月亮是最细腻最媚艳的。

她在床的正上方。欲念始终蠢蠢欲动。

那夜开始，梦就有点不伦不类，世界变成一片倾斜的月。

1101

时间

我们念艾略特的时候都是年轻人。

在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地方，餐厅里悬挂许多毫无意义的仿制名画；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必须辨别这些伪画的笔触，那些图画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忽略了形体和心灵的时间，还包括一种在喧闹声中被塑造成固定型态的时间。

悲哀的情感还是在那里发生了。在我们最后一轮的晚餐。

餐厅外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他的身子在灯光的阴影中微微地动弹了一下。我看见他的身影扭曲地映贴在我眼前啤酒瓶一面沾满水珠的玻璃晶体上。这样的影子经不起时间的煎熬。

我们也无所谓在用餐时的灯光或者烛火的亮度；我面对的是一张没有丝毫美感和艺术感硬邦邦的桌子从单纯形式的约束中跳了出来；这是我在这一带见过的最好的带有诗意的颇为

感性的一种存在形态。一种将人的现实个性存在完全消灭的存在形态。

所以我们会从两个不同结构的世界来到曾经最为喜爱的这家餐厅里用一种玄密的意识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当然是要背离任何可能性的心灵责罚。我们一直在彼此的另一个世界里求存，而且一直谨慎地试图走进彼此的世界里生活。

而我们竟一次次地错肩而过。

世界似乎消失得很快。

记忆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我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寂寞使得餐厅内的空间急剧缩小。在这样的一种寂寞空间里，味道的感觉突然固定下来成为我的永恒的记忆。我恢复挺直身子的姿态，除了酒和花生的艺术思考，我们的心态是麻木的；这样的心态对于一个美学的极端爱好者是有一点点残忍的。或许我们早已遗忘了那种似是而非的美学，像是遗忘一种过时的交际舞。

遗忘在1930年代的上海世界。

我们又回到识元不辨时间的心境里去，借助迷离的灯光再一次环顾周遭；我们在那些已经变得模糊的图画环绕下，在画面上进进出出；我们的声音更加喑哑，更加玄密。我们似乎在时间的存在里等待着一种奇特的可能性

爆发。然而这些几乎是永恒的、极为短促的思索，让我感觉自身消灭的神秘方式已被现实的时间分解。

我在一幅伪画悬崖的绝壁上目睹了我们存在最后的美；那个世界总让人沉醉在死亡的诱惑中。我在他永不衰朽的意识上发现一种极为耀眼的妖艳色彩，终于，我明白什么叫做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也知道了在永恒生命启示的所有精神中繁殖着不朽。我似乎穿透时空，对于时间的恍惚在一点点地消失，消失在他那个永恒的微微弹动中。感觉很悲哀。

在我吃花生的几秒钟里，干枯辽阔的田野上那座早已倒塌的餐厅慢慢地被风尘掩埋。我们两个莫名其妙的人，贴在时间沙漠遮天的画面上，像枯干的油彩，硬是被说不出的悲哀蒸发掉了。

在离开餐厅和墙上那些画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一如原野般狂澜。离去，在时间上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愉快而悲伤地把酒喝了，没有什么责任和罪罚，也没有什么需要宽容；在离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将成为严峻的事实固定形态。或许，将有一天，我们慢慢成为老人的时候会再次容膝而坐喝酒用餐，那时候，我将问你一些现在还不想知道的事。

1001



古晋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割成两个世界，
一个是为无我思维世界而存在，
一个是为有我思维世界而存在。

* 蟑螂

一只蟑螂从灰驳的墙上跌落亮丽的地砖，背部着地。

它忘了翅膀的存在。

三对节肢在虚空中张舞，直至后腿打着地面；它倒钩着头颅转动着触须，一支后腿撑着撑着，试图把狰狞的身体翻转过来，可就一直在原地打转着身子；缩起节肢，它把后腿放入口中吮咂着，然后努力的撑着撑着，可就一直在打着圈圈。

或许你说我是一个良善的人，没有毁灭任何东西的意念；有些意念和动作只是为了帮助许多事情结束痛苦的存在，就像孤独是为了保持暂时的善意。暂时没有毁灭欲望的善意。

熟悉的街道在交通灯懒散挪动红绿的当儿被双向交流的人群划过；我无意间眨着眼睛的频率被雪白斑马线笔直覆贴在热烫乌黑的沥青上。鞋子和鞋子的步伐整齐如一张张表情麻木却又无比感性的脸庞与人群保持相反的方向。

我以旁观者的身份视察每一个路过的人，我想倾听他们的秘密幻思，可秘密一说出口即将死亡；我企图让这些秘密都死亡，就像每个人都是一个谜，都是自欺欺人的谜。

没有人与我同在。

我感觉在繁忙的空间里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抽象世界而存在；我所说的抽象是一个动词，一个存在的抽象活动空间，这空间是为了让世界缩小成一个存在而且不等于遗忘的活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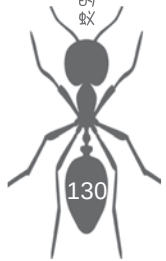
人，多么可怕，思维像细菌一样在我们的记忆里恣意蔓延；而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割成两个世界，一个是为了存活世界而存在，一个是无我思维世界的存在。

我们将在这样的空间中把自己消灭。

那只蟑螂还在踢踏着三对节肢。

我一脚把它踩个稀烂，然后离开那个阴暗充满烟味的公厕。





* 存在.....

阴沉的天气持续了一整夜。

街头那座舞厅的音乐很响。

黑玻璃窗内闪烁的灯光摇曳着许多疯狂的舞姿，重感激烈的音乐从我的耳膜传了进来，刚聚集在一起酝酿一场雨的云就这样被震散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舞场里陶醉，有多少人在重音乐里摇摆着头部，我只知道一切呈现在那儿的价值标准都是无法理解的年轻。

一阕阕重金属音符起起落落聚聚散散组构成多少心情故事？

被云遮住的月亮一直没有露出她的光芒。

或许我是一个不需要光芒的人，我走入对街一家略显昏暗的咖啡厅，昏暗的玻璃刚好符合今夜的心情；照在窗帘上飘渺昏黄的光牵着我许多的疑问一直流泻在窗外急急行走的人群中找寻答案。

没有人说最好的音乐是用来歌唱的；那用来做什么？当我对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时，有

一朵行云正经过窗口。也许这就是生活。

我们的生活。

思维世界是无尽的空间。我从咖啡厅的多面窗向外眺望，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局限让人感到渺小无助，我的视线因此不能再延伸到更远更远的前方。

而记忆，在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在我的对面，是谁一直陪伴我坐着，吃着，一言不发。我看着咖啡瓷杯，有时用舌尖把杯上的反光舔去，因为那杯上的反光映着人的影子；那影子似乎从我的少年一直飘飘荡荡，飘荡到我的中年老年，然后思维世界便在咖啡瓷杯明亮的反光上完成记忆中的感觉。

狭窄的自我让我看不见未来，我揣测不出牙齿咀嚼咖啡的声音，嘴唇在嘴巴稀疏的毛发上像被雕塑家拿捏把玩着。疼痛一再发生，带着某种心悸的疼痛在两个人的思维中间追逐。

咖啡厅另一个角落昏黄不堪的时空里，永恒和短促一样静止；无法理解的是时间和那些男男女女不断不断地面对一堵堵无形的墙转换着生存形式，生存的缓慢真实的压逼着我们，无论我们躲在时间和空间的哪一个窘境之中，存在的结局依然是生活。

的确是这样的。



* 城市生活.....

傍晚的敦朱加商场有点清凉。

华灯初上。

一个人悠闲地倘佯在广场一角半露天式咖啡座的木椅里，桌上放着一包野性的牛仔马宝路和一杯早已凉透的卡布奇诺。

咖啡座的另一边，下班的车辆穿梭着堵塞着时间；摇滚乐的音符从商场内层若隐若现地随着冷气从开开合合的电动门敲敲打打我的耳膜；黄昏的热风开始骚动淫乱的思绪。

在温暖的天空下城市已腐败已无可挽救地坠入欲望柔腻的双乳间；我只能摇摇脑袋机械性地端起瓷杯咽下最后一口苦涩的外来咖啡。

夜在不知不觉中垂下了长发，一阵暖风随着豪华轿车飞驰而来，带着少许的露湿；抬眼看看，才发觉夜晚天空的颜色和伊的黑发竟然如此相像。

同样被涂满了欲望的颜色。

我开始厌恶现在这样的生活，一种让自己

憎厌的生活。

麦当劳金黄色的大“m”标志像两颗裸露的巨乳向来来往往的人群抛掷意淫的食欲；大玻璃门里，坐着一些看来同样寂寞无聊的情侣正在吃着他们无聊的欲望。不打情骂俏。

更远处，Holiday Inn闪烁着特有的那种暖洋洋充满诡异绿色的霓虹灯管。艳丽性感的女郎穿梭在自动门开开合合之间，网眼丝袜在高叉裙下露出性欲；超短的牛仔裤用半片低垂臀肉衬托着，还有一些胸部以下难以控制食欲的肚皮挺在半截背心底下随着快速脚步抖动得令人意识犯罪。

夜的城市把白天的喧嚣和尘土装扮成妖艳的色彩以一种相反的面貌和姿态把自己裸露在人的淫意面前。

城市，这个名字叫做污秽、病态、无奈的城市，这个欲望的漩涡，我们都在这里精疲力尽、浑浑噩噩。所有错误存在或无奈存在的人们都在反复地做着一些事情：看电影、逛商场、泡咖啡馆、喝酒、做爱、看电视、看X级光碟、没完没了的会议、吃饭睡觉上班下班堵车……很多人都说这叫“生活”城市化的生活、有情调的生活、现代化的生活。

缀满了迷色的城市夜晚不停地变幻着颜色的彩灯，使人恍若置身在一个电脑架构出来的



虚幻世界中追求欲望和快感；生活就这么慢慢地老去。

一切繁华中渗透出来的可能，都很虚假。我点上最后一支烟把烟盒捏扁丢在座椅底下用鞋跟狠狠地挤压。

一对时髦的青年男女，搂搂抱抱从我身边走过。

901

* 咖啡馆.....

这间咖啡馆其实与其他的并没有什么不太一样，或者应该称它为咖啡店。在一座大卖场底层公车转运站内，店面虽小却在走廊摆设许多桌椅。

在大卖场走累了的人，到了这家咖啡馆前坐下来，喝上一杯饮料，虽然这杯饮料不一定是咖啡，却也能稍稍透口气。

这咖啡馆看来虽小，坐下来的时候，却感觉像走进一个空旷的地下广场，这是一个广泛市民习惯消费的咖啡店，有那种传统式的感受却又感觉不太一样的咖啡店；是会朋友、聊天、看报纸、消磨时间、看书的好地方。

来到这里的人都带有点暂时改变原来生活的意图，要不然，他们也不会下午三点钟，穿着整齐时髦的服装，画了眉毛、抹上口红，握着轻巧手机，皮鞋亮亮的来喝一小杯咖啡；在坐下来的那一刻全身散发出写意的神气。

这咖啡馆的咖啡六块钱一杯，还有果汁、



椰子水、甘蔗水、茶，红豆冰等等；兼买面食快餐，饿了还能好好地享受一餐。价格与普通茶室没什么差别。

这地方轻轻地透着大卖场里溢出的音乐，客人喜欢这里暖暖的咖啡香，从大卖场百货商走店出来，在这里闲神定气地享受着咖啡。每个人举止都体体面面纹丝不乱，看上去真像得意而幸福。

人们常常在这里遇到自己的熟朋友，彼此大声招呼着，男男女女一起来，看起来是老相识的了。有时也拼台子坐坐，人多了吱喳声不觉就亮起来；女人们聚在一堆说说什么地方的衣服好看，到什么地方去做脸，头发是从哪家美发厅整理过的。

也有真没什么目的，只是和朋友一起杂会的人，他们虽穿得整齐，第一粒衣钮扣也小心地扣好，但他们常常在开始点食物时就戏弄侍应生，也许他们不想让自己看来那么严肃。

他们一面吃，一面说着自己的生活，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大家彼此配合，谁也不拆谁的台。

* 无意识的咖啡郁悴

步入中年仍以新新一族的心态融入新生代生活里才发觉有许多生活形式是意识性习惯而无实质内容的。

偏爱某种品牌某种衣服款式，睡觉不穿睡衣，清晨起身时赖床的时间，喝某个咖啡档的咖啡，太阳下山才喝啤酒，甚至情绪沉郁时做的无意识的事。

早餐无意识的习惯是一杯浓咖啡。每天都喝的浓咖啡其实不能附加任何有意义的内容，只是喜欢那种充满苦涩的香味；在某个特定的咖啡档偏远角落像一个闹市独处的隐遁者，孤独地聆听俗世的喧闹；而午后三点钟的眩红太阳熏人朦胧欲睡，喝浓浓一杯咖啡的意识逐渐幻化为写实的魔幻温暖。

必须承认的是，心情郁悴的时候，思绪和举动都只是意识行为，唯有无名的哀伤可以压抑不可确定性的忧闷。而每天都喝的浓咖啡，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郁悴时的芳香剂。比时下风



行的香精疗法更具疗效。

常有不可拆解的思索企图让人困惑，总是迷茫不可确知下一个意图伫立的地方，于是思维搁浅是现世生活的必然现象；偶尔闲散思量，迷离处，还需以一杯浓咖啡做标点符号段落当下的思绪，痴迷地让一杯浓热的咖啡美丽的香味托着意识无意识地四处流窜。

能否在咖啡的温度香味消散之前，确定内心的形态？时间长流而去，空气依然喧扰，焦躁的心情像咖啡的温度一样寂冷后，所有的意识突然寂寞起来，只有自己浓郁的呼吸残留一些些咖啡味。

或许浓浓热热的咖啡香味只是无意识情绪的烟雾，只是为了掩饰心灵寂寞的形体，那么，就让浓咖啡的香味闪亮寂寞孤独的心灵。在郁悻的时候。

701

* 习惯于寂寞孤独

傍晚回家的路上下了一阵大雨，大约不到十分钟，街道马上就清爽了，湿漉漉的沥青反射一点点夕阳余辉，看上去挺舒服。

但是房子里还是热烘烘的，洗过澡，一滴滴汗珠还是不自禁地从皮肤的毛孔间渗出来，黏嗒嗒的，令人情绪有些莫名的躁动。想去散散步，但路上积着水洼，空中或许还飘着一些毛毛雨，撑把伞出去又嫌麻烦，不撑伞呢，又怕招人说浪漫；我已过却浪漫的年龄，总要受点世俗的约束，更何况步入中年的体质已不堪风吹雨打；期望中的散步就变成心中虚幻的意想，虽然有些诗意，却是不真切的。

打开电脑，干些什么呢？除了在电脑上敲打敲打又能干些什么呢？

也许生来性情乖僻，郊居十数年，与世俗渐远，进入中年更爱独处；隔绝严谨的聚会多年，愈觉得自己不适合存在大众集会场合；应酬社交几乎都谢绝了。除了与真正道得来的朋





友，三两人，摆上一桌喜欢吃的小点，喝上三两杯啤酒，天南地北，大话文学，分享创作的乐趣；然而这样的朋友也不易求得了，毕竟要酒逢知己、话能投机的人在一起，喝酒才喝得有滋味，否则即使浅酌，也会醉得一塌糊涂。

而或可以独自躲在书房抽闷烟，让烟雾缭绕的空气弥漫着一股焦辛味驱逐蚊虫，让自己神游书中幽境，让夹烟的手指，甚至身上每一件衣物，都沾上香烟的印记。妻不喜欢抽烟的男人，她在老远就能感觉到香烟的味道，她厌恶尼古丁的味道，从她的表情中可读到，迟早一天必须把烟戒掉。

有些人可以不抽闷烟，但可以喝闷酒，而自己连这种嗜好都无法培养，独饮一杯就呼呼入梦；与三两知己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酒量竟似无限，但独自喝闷酒，就只能感觉到一种索然的寂寞孤独。

窗外朦胧的细雨也许早就停了，房子里还是热烘烘的；凭栏倚窗，对着苍茫的暮色将心情凝固在夜色即将深沉的黑幕中。能干些什么呢？

现代生活就是这样，处处使人感觉丰足多彩，但真正享受到的只有寂寞孤独。

而且渐渐习惯于寂寞孤独。

* 咖啡恋情.....



咖啡的温馨是一种精神享受，尤其在情调气氛灯光俱佳的地方独自喝下浓烈的咖啡那种精神与意识十分暧昧的神交讯息，往往让缪思遨游在自己架构的虚拟世界中；深沉的虚幻世界至少可以让你暂时消失在这个喧闹的世间。

爱喝咖啡的人对咖啡的感受和要求都不尽相同：有人喝咖啡时，优优雅雅，连端咖啡的姿势都要很讲究；也有人是为解咖啡瘾的缘故，定时定点大口牛饮，对咖啡的品味恐怕就是那一点点的咖啡因了。我对咖啡的情意，说起来好像有点不合常理与逻辑：熟悉的环境、喧闹的档口、一群每日见面又不认识的咖啡人、对咖啡粉的坚持、不妥协的每一个倾注的步骤，我都将之幻化如邂逅一杯杯温温馨馨的恋人。

没一起喝过咖啡的恋人好像就不该叫恋爱，就好像没有感受过被呵护过喜悦过温馨过拥有过也仿佛是没有领会过热恋过的恋人；不



喝咖啡的恋人应该不适合上咖啡馆，因为咖啡的气氛叫温柔。

喝咖啡的艺术是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一种自在的心神向往；喝过好咖啡的地方，你会对相同的情景念念不忘甚至还会记得店里的摆饰，器具的形状与颜色，有时候还惦记着的是那天共饮咖啡的人，也许会是他说的什么话，或只是一个灿烂的笑容。而后，回忆常常便会迫使一个人努力地去回想过去，因为细细品尝咖啡燃烧的温热是长长久久思念的催情剂。

无法摆脱对咖啡的迷恋或许是一种习惯，不管是在心理或生理上，似乎都是一种无可数说的意识形态。当你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或情绪涌现时，得去某个地方，在一杯小小黑黑的苦咖啡中找到慰藉满足的时候，这就是咖啡恋情的魅力；如果因为寂寞，你也可以在一杯咖啡苦苦的感触里释放你的思念。咖啡里总会洋溢着浓浓的、温馨的孤单。

午后下了一阵雨，怀着思念去一家常去的咖啡馆里，让咖啡的味道诱惑着一阕潜伏已久的心情，然后看雨听雨，等待那个无意识咖啡的默契在咖啡喝完之前回到缪思的怀中。

* 享受一杯咖啡



咖啡，人人都喝过，但是要怎样才能好好享受一杯咖啡？

喝过咖啡的人大多数对咖啡的味道肯定会说：“苦”，好像在喝中药。也许有人会说，糖多加一点就可以喝了；这种喝咖啡的方法，好比在喝中药时配糖水。

对于咖啡爱好者来说，“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一天没喝咖啡，恍如生了一场大病，全身乏力，完全提不起劲来工作。

其实咖啡是一种世界性饮料，喝咖啡就如同喝中国茶一样，它也有整套颇为讲究的咖啡艺术学问。

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咖啡该怎么喝、什么叫咖啡的香味？

以为把苦苦的咖啡加糖弄甜可以喝就行了；这些人喝咖啡纯粹是“喝咖啡”而已。如果是特种或名贵的咖啡，那岂不是糟蹋了？

说到喝咖啡，一般人只知道往咖啡里加

糖，却不知咖啡里加太多的糖只会破坏咖啡原始风味，这样的咖啡喝起来，就像在喝一杯没有气泡的可乐，那种感受与喝墨汁没有什么不同。

我对喝咖啡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只是喜欢感觉那一份苦苦的口感和特异的芬芳。当一杯咖啡端上来，我喜欢呷上一小口咖啡含在嘴里，让咖啡与舌尖亲密接触，让舌尖感染一下这咖啡的原始味道；接着依自己的口味适当加糖，不要太多，否则咖啡的味道将会变质；如果能在烫热的咖啡上加适量的鲜奶油，不要搅拌，让奶油自然漂浮在咖啡上；当你喝咖啡时，奶油也同时流入口中，这时咖啡与奶油在你嘴里相融，那种兴奋的感觉是最完美的！这样子喝咖啡，品尝它的特质和口感，才是喝咖啡。如果你喜欢喝咖啡，而以前不是这样的喝法，不妨试试看，将它喝出味道来，也许你会每天都希望能喝一杯咖啡。



* 膜拜一种文学



作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我一直认为自己默默潜游在浩瀚的文学中，最终必定能寻获自己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而庆幸不已。

年少为情强说愁的时候，丹麦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和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神奇文采，在我的生命中启开另一个令人憧憬的世界；在迷惑失落的青年时代，浪漫的诗情又深深震撼着我青涩的情感，让我一次次从失落、痛苦中领略人生悲欢离合。

人到中年，时间虽然间隔了，刻骨铭心的感动虽然疏远了，然而，先辈作家对生活观察的细微、对人生深刻的体验了悟，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仍然令人对文学产生一种必须顶礼膜拜的感觉。

不知该用哪一种心态来演绎当下的文坛。我穿越了作家们的思维和情感，再看看渐渐腐朽的文学，疑虑和困惑变得杂乱无序，在来不及思考就必须抉择的残酷时代，文学生存日趋

无力感，无法压抑的文学阵痛像梦魇一样缠结在心口。

文字玩家、网络写手、专栏写手、打码字匠、政坛代言人，“多角恋”、“同性恋”、“性游戏”、“隐私”在我这片梦土恣意践踏，排泄着思想屎尿、简陋粗鄙的小调情；戏耍着编辑和读者。肤浅、流俗、颓废、故作判逆的姿态成了新时代大众文化的文坛新锐顶红作品；他们赤裸裸地沾沾自喜促成一种理当如此生存的人生信条与广大读者融合并交媾成这个时代平庸的文学物象。这种荒诞却正好均衡地满足了普遍阅读者的癖好。

人的尊严与思维界线似乎更加模糊了。我总认为，生命激情贫瘠、想象力匮乏的作品毕竟只是没有灵魂的猪肉干。

而我只信仰和膜拜一种文学。

* 雨声

对雨情有独钟。

小时候喜欢下雨天，下雨时若不在外头淋雨戏耍，就攀趴在窗前看雨听雨。那时家里的窗子是红字牛奶箱板钉制，雨点敲打这种窗板的声音令人特别心悅；听着窗外的雨，却又担忧那窗似要被砸破了。

那时上小学，要步行五六里路，穿越胶林小径；放学遇着下雨，淋个落汤鸡，路经胶林听那雨声在厚胶叶丛中敲打起，仿佛新年远处爆竹声响霹雳叭啦。

到底还是我家那击打箱板的雨声才是最悦耳惬意的。

在暴雨滂沱的雨季，风云交会，趴在窗内，陶醉在滂沱的雨声中，又怕密集的雨点把窗板打破；在迷蒙夜里，夜色交溶着雨水从窗板间缝渗漏，雨声如舒缓的小夜曲，缠绵悠扬。我依偎着这扇窗板，默默无声地与雨声交汇，自然其无忧。



长大后这一切都成了回忆。我心里明白，人一旦长大了，似乎就再也没有权利去听雨声了；况且在这个石灰林里的玻璃窗，雨点总是沾不住心思；现代匆匆忙忙的生活如何能挑逗起那份听雨的优雅情致？

山居最宜听雨。

偶尔暂居乡间僻野适逢山雨，把柴窗儿紧闭，一任雨声在窗外潇潇淅淅；独自在室内狂饮数杯疾书数言；与雨声或无心或有心、或无情或有情都无所谓，能胡乱地想着一些或许多让这雨声唤起的某种情绪，能如此自由自在地从从容容奢侈一点点生命，无所牵挂，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我喜欢雨声，尤其是打在乡间木窗板上的雨声。

* 除了回忆.....

她说缤纷的爱情就在遥远的地方当捷艇笛声鸣起一缕氤烟回忆只是一片影膜撑不起我轻轻的思念。

忘了或是沉睡了他走了或是不曾出现；狂暴的梦魇阵痛终于离去，言语无法编织起紫色姿态的疼。

于是沉默至日落至风起，天际的彩虹不是河的倒影荡漾起妩媚的你；关心只是一季雨的缱绻一滴滴落下无尽熟悉的抚爱。

走过，你会不会只是这一季的灿烂？我的思念会不会放逐于你的遗忘？或许也只是一种思绪卡在伦理间硬生生地被吞没？

我喝了几口冰冻啤酒思索起你的手在你的掌心轻轻划了一个个圈圈，思索起我像萧瑟的风扬起了你的裙摆我熟悉的纤细双腿依然如昔，那么你可否告诉我什么是美好的爱情？当我们拥抱时你可曾惊觉我的颤抖？我该记忆这短暂的激情等待另一次的欢乐还是该彻悟爱情



是什么我们又是什么？

亲亲，可否告诉我，我是多么不舍得情爱再让你憔悴无依的身影凝冻沉默。

拂去不完整的寂寥记忆，江边浑浊氤气令人颤栗的情绪跃过短路的梦境不再张扬，你仰卧时的嘴角停止一切悲伤行为。

关于记忆中错误的温柔拥抱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除了回忆。

* 阿嬷的爆米香

1950、60年代的孩子，大家的童年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吃不到肉，一样的补丁粗布服，一样的短裤仔一样的赤足大脚板；每户人家的孩子都一样。

在那样的童年里，最令人怀念的也许都是阿嬷她老人家制作的小食；所有的阿嬷都一样慈祥，一样困苦的身世，勤俭的生活，她们的臂膀上都挑着一样的重担，长年累月劳作，她们的手都是黑乎乎的，但是制作的爆米香都一样洁白香脆。

那时候，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中，阿嬷的爆米香是世上最美的零食。

阿嬷和阿公在一个菜市场的熟食摊卖饭食，那时候煮饭用的是材碳，饭锅底总黏着一层锅巴焦饭。阿嬷每天收档后，便用清水将锅底的焦饭溶散，把一粒粒洁白的饭粒平铺在大铝盘里，翌日放在烈阳下曝晒，晒干后，仔细地收藏在饼干铁珍里。长年累月集满一珍之



后，便用猪油炸成一粒粒洁白的炸米，再将白糖混和亚答糖煮溶，浇淋在炸米之间，然后搓成一团团长锥型，爆米的香味便弥漫开来。那时候我们一大家族，十几个小孩，每人分得二、三团，慢慢啃食便是最甜美的零食了。

多年以后，每每在街上看到一块块切割工整方型的爆米香，缀饰着一片片焦褐色香醇小红葱，总不自禁地买了几大包，然而却总是感觉不回阿嬷的那一种米香。

也许我们怀念的并不是爆米香本身，而是与它有关的童年和那些清贫温祥和那个用焦饭做爆米香时代悲欢离合的生活以及我们往后岁月里甜蜜的回忆。

* 蚂蚁搬家.....

“蚂蚁搬家，天要落水了。”

小时候在乡下，大人总爱说这话；有时大太阳的晴天，说说就下起日头雨了。

那时年纪还小，观察蚂蚁就成了自己日常生活里奇特的喜爱，除了好玩之外，它们还可以告诉我，天快下雨了。每次见到成群蚂蚁结队迁移，就急忙去收衣服，最重要的还是阿嬷晒的爆米香饭粒。

无聊的星期天午后，总爱抓一条蚯蚓放在蚂蚁路过的旁边，嗅觉灵敏的蚂蚁，很快就断定食物所在，在仔细端详和确定位置后便离开；过了一会，一大群蚂蚁列队而来，它们从不顾及自己娇小的体形，大伙都使尽全身的气力拉拽翻滚着的蚯蚓，直到筋疲力尽。面对巨大的蚯蚓，蚂蚁不急不缓地，形成包围之势，大部分的蚂蚁都钻入蚯蚓底部，齐力托起，一群在前拉，一群在后推，当然还有一些似乎在偷懒的蚂蚁爬到蚯蚓的身上让伙伴们抬着走，



把一条圆浑浑红艳艳的蚯蚓，团团困扰成黑压压的一片，慢慢移动。

引蚂蚁出来不是为了给他们提供食物，只是填补自己无聊、好玩的劣性；这游戏玩腻之后，残暴的天性常又不知不觉地漾溢出来，这些蚂蚁就被残酷地用水或火结束它们的疲惫。

蚂蚁是一种恋巢性很强的昆虫，它们的巢大都建于地下，建设家园的理想场所一般是石头和土壤的结缝间，还有一些藏在伐后倒置腐烂的树木里。因蚂蚁怕水，所以一到下雨季节，经常要搬家，没有固定的栖身之所，南洋地区雨水比较多，所以经常看到成群的蚂蚁来回搬迁；然而只要有土地，就会有蚂蚁的存在。

小时候曾问阿嬷，为什么蚂蚁能预知天要下雨，阿嬷说：“因为它们住在土里，是土地公公告诉它们的。”

我的蚂蚁玩伴，在经历多次的搬迁后，终于找到理想的安身之所，那就是我们家的储藏间，这里不用害怕雨水的侵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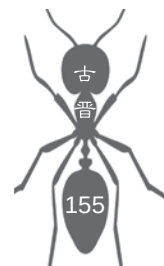
* 童年的电影

三、四十年前，乡下没有什么娱乐，每逢新闻处的电影车在下午四点多来到村里，当晚就会在旷地那儿放电影；放电影便成了村里当天的头等大新闻。

待得天开始黑了，只见乡间小径里摇恍着手电筒灯光，一辆辆脚踏车载着几个小孩，夹杂着铃声孩子哭声叫骂声，都朝同一个方向涌进；还有一些老大年纪的，三三两两结伴缓缓而来，手中还携带小板凳或红字牛奶箱头。当晚，这小山村里的人，十之八九都赶来了，场地间震耳的音乐穿插着喧哗着乡音，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远远地就可看到两支木柱架着一片雪白的布幕，两个巨型喇叭正吐着震耳声响，高高地矗立在胶林前的旷地上，令人心头热惶惶的加快了脚步。

电影还没有开场，旷地上挤满了人，最佳位置是放映机前，坐在板凳上的阿公阿婆从容





不迫地摇着蒲扇，驱散赶路的热气也驱赶着嗡嗡飞扑而来的蚊子；四周的人，有坐在泥地上的，有骑在脚踏车上的；银幕反面的那一边也坐了一群年轻人，静静地等待影开映。

放映员拎着铁皮箱子出现了，慢吞吞地扳七扳八，机器终于嗒嗒嗒地响起来了，全场欢呼声、口哨声响彻夜空。先来一大段政府政策的影片，一只老虎飞跃在字幕上，然后就是当局的功绩，直至那只老虎再次出现之后，电影才正式开映，欢呼声、口哨声再度响彻夜空。

突然，画面中断，银幕上一片白亮，映得一张张的脸都那么地快活，那么地兴奋；原来是换片了，这当儿，场地上又一阵骚动，大伙儿乘这空档赶到草丛间方便去了、依偎一团的情侣羞涩地分开、睡着了的小孩又苏醒了。喧闹闹间电影又开始了，人们又安静下来。

电影结束时嘈杂声又响起，呼爹唤儿照应着。大伙儿怀着满足的心情，踏上乡间小径消失在茫茫暗色中。

接着好些天，村里人的主要话题就是那天晚上的电影怎么怎么又怎么了。

而那只不过是我童年时的黑白电影。

* 梦话



听傅承得讲座会谈人生的梦感慨良多；年少时架设的许多梦都随着岁月增长任意消散。

自古都说人生是一场梦，而今却说人生必需要有梦；大梦、小梦、长远的梦、眼前的梦、美好的梦……是否生活在梦中人生才有憧憬？

卡夫卡却说：“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中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于是造梦的人徘徊在现实和梦之间的甬道。

其实梦是一种充满着创意的事，它不该成为人们的负担，如果有人因为梦而乖离生活或心灵脱轨，那么这个人不应该有梦，他是个不懂得生活的人。

人生若就在梦里，梦就应该多彩多姿，梦也应该自在自如；梦里有广阔的时空，可以爱可以恨，可以任意释放真挚的情感和真正的自我，可以任意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梦醒

时，就将梦中胡作非为的一切留在梦中。也许这样的人生才是真境界的、觉悟的人生。

那天做了什么梦、干了什么事，也许都记不起来了，偶尔想起来，也不过是温习一番而已。这样的梦是一种精神负担，没有记忆的价值，最踏实的是如何把这一生过得较为潇洒自在，若把过去的梦当成一种记忆负债，那么人生除了那一点灰暗色彩之外，也就没有什么颜色可以点缀了。

天际飘着雨，一缕缕的雨，染着天空一丝丝的黝暗，飘越街灯时闪烁起亮丽的光芒，仿佛就是那些梦中的实在、梦中的美丽。人生如梦，梦如人生；您能走出这条黑暗的时空，也许这梦就是南柯一梦中的梦。

* 苦 瓜

喜欢艰苦生活中品尝成功的喜悦。

喜欢孤独的创作分享文学蜜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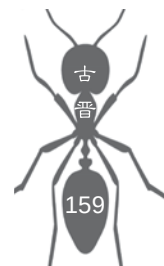
喜欢任何苦后回甘的韵味。

苦瓜便是苦后甘甜的人生珍品。

苦的东西，能够健胃。在让人烦闷口干舌苦的大热天，一盘碧绿油青的清炒苦瓜，那色彩顿时令人感到满怀清凉；夹一簇放进嘴里，那清爽沁透出来的淡淡苦味，品尝后，舌下生津的快感不由你不惊喜连连。

小孩好吃甜味，那是初尝滋味；中老年爱尝稍带点苦的，譬如苦菜苦瓜，咖啡苦茶，似乎那苦涩里孕育出来的甘美，才耐得人生品味。

苦瓜是好食粮。炒苦瓜，尽量越生越好。生，能保持生青脆爽；烧过头，色调带黄，色泽已失诱人口涎，再入口一嚼，生爽韵味全无。再者，炒苦瓜，最好还是纯一，不杂其他佐料，否则就大煞风景了；正所谓“秀色可



餐，却吃不出一点味道来”。

我个人总固执为天底下的美事总是以清纯为完美。

有人炒苦瓜时杂入肉片，潮州人用苦瓜熬小排骨，广东人偏爱苦瓜牛肉；人各有所好各得其乐，我却独爱炒得既青且生纯一不杂的苦瓜。

苦瓜外表虽长得疙瘩难看却拥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好处。天热吃苦瓜，非但满嘴清凉，爽口健胃，文献中还记载着它能“消暑，益气，止渴，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青则涤热，明目清心；熟则养血肝，润肺补肾”，“解风热赤眼，中暑下痢”等等。

大热天心烦身热，唇干舌苦，不妨来一条新鲜苦瓜，切片清炒煮汤，又是另一番享受。

* 有一种泪痕叫伤心

八月初一那一弯劈向马当山左侧的月牙染上腥红的血。你的温柔已死在怒色。

为什么总在拥有之后才发觉失去许多在失去之后才发觉曾经拥有。怎么让你的长发缀满泪珠闪耀成星辰明灭底夜空怎么你楚楚的眼神是含露底玫瑰总在深夜戳破我思念的梦域。

有一种泪痕叫伤心迤迤在你的面颊与我的思念汇成一条永恒寂寞的河在沉默的生命里痛苦地流着。你的执着是一束不熄的情焰烙在我生命记忆的皱纹里，而你飘荡不羁的只是在取舍之间挣扎的长发纠缠成一颗千头万绪无所去无所从的心情。

是否与你青涩的情爱相许是我苍老思念的错误。

冷凛的雨滴是我不经意倒泻的回忆，你会否掇取那些绮丽的激情温存抑或是一阵寒风吹击你轻絮的叹息就如褪色的诺言随往事在酒后挤逼出来的呕吐弃置小巷的沟渠。



生命折叠太多的皱纹，太多的皱纹随着岁月的苍老越来越深，也许你的梦魇也许我的梦魇是唯一沟通彼此的讯息。今夜我把名字写在你的生日快乐去寻觅一点点冷的感觉。

是夜我僵卧成冬的睡姿痉挛成另一个等待抖落浑噩的梦魇。

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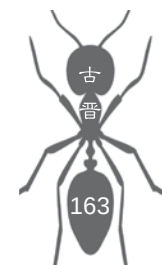
* ?

把零零散散的思念挂在你越来越浅淡淡淡的身影在我疲惫而又不甘遗忘的心里沉睡成许许多多寒冷的雨夜轻轻扣响你的梦却又怕把你的绮丽惊醒，只好孤孤单单守着思念用梦中冰冷冰冷的手轻轻淡淡细抚曾经熟悉的面庞问你感不感觉得到？

如是我带着一瓶酒一包烟伫立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灯下苦苦思索突明突暗的心情放纵自己无法放纵的梦。

是不是必须啃着寂寞的岁月才算对不起你是不是有前世今生是不是漫漫长长的黄泉路口你必须或我必须匆匆赶来缠缠绵绵牵牵绊绊再继续来生缘？

而或若干年后当我们不期然擦肩而过的不安心情像逃离世纪绝症般心痛的感觉能否取代所有的应该和不应该，会不会让成熟不留痕迹握住曾经有过的方式再度把你深深深深隐藏在快乐快乐笑声绝响的角落低声哭泣？



情总是太深缘总是太浅，若你渐行渐远渐
无踪，我仍不来是否你将回来吹一口冷冷的叹
息在我梦中提醒我，不见不散！

* 睡眠是一串 死寂室人的锁匙

会不会有一种情缘经过几个世纪轮回的等
待只为了相遇的那一刻？

那个梦是什么时候开始就一直重复在每个
凌晨惊醒之前，让人魂萦地捕捉一声叹息悠悠
长长深深缓缓又哀哀怨怨的令人惊醒后心情跌
在一种叫脆弱的思念中等待黎明的寂寞。

对往昔无悔未来无求是你眼里闪烁的迷惑
抑或是你的潇洒都无需寻求解答。我只是向生
命要求一点点快乐是不是所有的笑容都应在脸
上消失。我没有快乐起来的心情，快乐不是施
舍就可得到的。

我只有一点点苛求，快乐快乐地拥你入
梦。明知是梦，能入梦也就无憾。你总用那足
以令人心碎的眼神温柔地凝视用手指指向心口
问我是否在那里，那种遥不可触的无奈可否用
心情预支？盯着的始终是个远去的背影，你何
曾在意何曾在意！

睡眠是一串死寂室人的锁匙。每次关上这



扇梦便希望永远永远不再开启。取下枕在胸口的思念才感觉这颗心是那样撕裂地疼痛才知道是梦。胸口的伤开始永远永远纠缠一团死结。

仰首处我失落地凝望你如此真切如此熟悉的眼神如此熟悉如此温柔的手指轻轻颤抖地描划肆意生长的眉毛因痛楚而纠结的眉峰碎裂成川字、令人心碎地吻上那朵嫣红轻轻呢喃我将一无所有。你燃烧的生命给予刻骨的情感却也将我推入更痛楚更痛楚的深渊。

* 是否我必须那样地
走得更远更远，
天空才是天空，夜才是夜

且记起那年平安夜前夕你是一个快乐快乐的歌者宿醉在一阙阙没有音乐节奏的断句中直至平安夜底凌晨拥抱着情绪且乐且忧且喜且悸的在一盏一盏一盏一盏街灯之间把快感刺激成高潮。

而后在江畔底哀默中遽然呼啸起短短短短的汽笛。你在漫漫底江滨长长长长伫立底灯下怔对夜的千眼默数钟楼在每十五分钟协奏一曲令人心旌的叮咚，于是我摊开清晰川字的掌心让你重新记忆十个指上的流水纹而后你扬起不安的发不安的眼神摊开双手展示你不安的掌心不安地写着断断续续的一撇一捺和映浮在昏黄灯下底十个颤抖的螺旋纹。

是如何底疲惫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我瘫痪在昏暗灯下思维失血成天空。床褥依然遗留你幽忧底暗香我不知应该以何种姿势去记忆这即将湮灭的温馨也不知该以何种心情去感受你那最熟悉最熟悉的温柔。你暂且离去已牵动古典



幽冷的神伤。再回首生命已不能再承受等待。
那么是否我必须那样地走得更远更远天空才是
天空夜才是夜你才会是你？

于是指上的螺旋纹渐渐渐渐哭泣成十道流
水纹汇集成掌心的川河在一呼间把整个夜色刺
痛成汹涌的礼教让你栖立在不堪栖立的世俗郁
郁地把红尘以内的寂寞饮尽而后将锈黄如月的
心悬挂在河湾那座观音塔最高最高的檐角让露
水扣着心中无尽底承诺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跌落
世俗溶蚀。



* 在你遗忘的时刻 我依然记得



夜依然是夜依然是那年圣诞节前夕的夜。

在你遗忘的时刻我依然还记得你的梦是我
醉莹莹的跋涉，一脚踏实今生一脚却又探向来
世。

今夜该有一只月如你紧闭的眼穿越着夜
也穿越着时空穿越我沉沉拖曳的双脚踏入你的
梦。

情殇是一卷熏醉在夜里的长诗频频在我乍
醒的梦魇展露你楚楚的眼神哭诉怎么皑皑脸色
苍白不了你的长发怎么壁灯染不黑平安的夜你
的容颜憔悴如斯。

天空依然是天空依然是那年圣诞节前夕的
天空。

只是天空的心情已变异。我伸出五根流水
纹的手指想束起你云般轻轻散开凌乱的长发，
触觉的却是一个夜，一个逝却平安的夜卧在同
样时空凝视一朵曾经颤颤抖抖飘落的黑发牵牵
挂挂在你柔驯的嗔靥缠缠绕绕掉落在你倔强的

指尖固执成螺旋纹。

其实你的任性我的执着一样是沉默了无数个黑夜凄凉的梦魇隐隐遗落在一条残酷现实的路。一条在我们脚下被你抛弃的路。而我心中一直悬系残破与湮灭的流水螺旋声像一首在平安夜沿着人情冷暖廉售色欲的传说。

在我依然记得的时刻你是否已遗忘？

292

* 雨的变奏.....

你沉沉的踏着雨滴而来负着一袋音符或是一团灰色让我捡拾一些什么的。

要我默默地对着你无端端的想起那年的雨季有多早今年的雨季偏偏来迟了。你撑开伞、收拢、撑开，你说撑伞不是为了雨有多冷雨季有多迟，只是迟来的总要那么快快的走了。你说有多傻就有多傻，雨的冷不比伞下的冷。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冒着雨季底冷冷挤进闹闹的画廊，看了那么多多多多的画再看雨直直斜斜，不美不美；纵横线组成的圆美雨就不会嘛！画展于是染上了冷。

我们的冷。



706



